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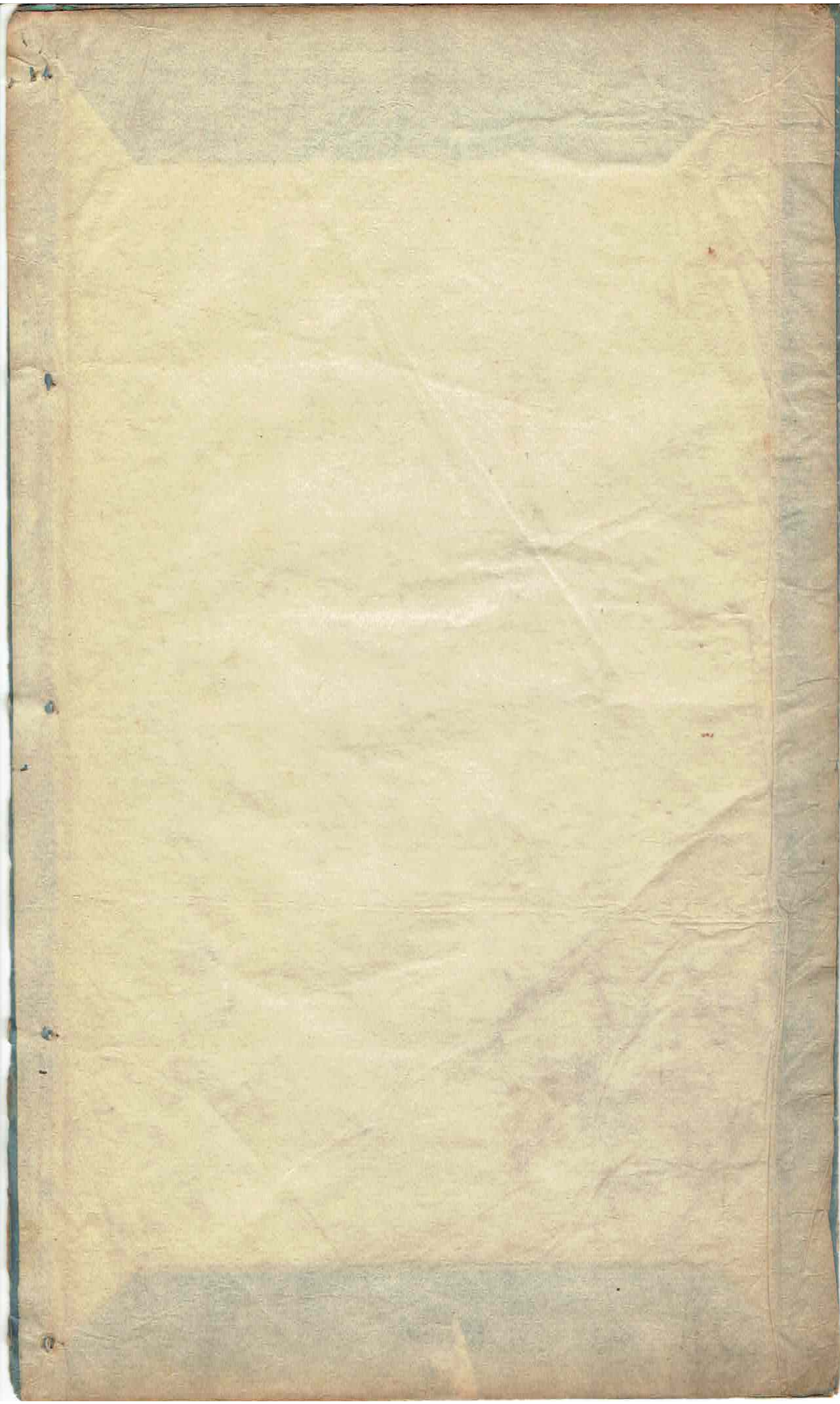
醫學或問

中風 三十三

傷寒 四十五

醫學正傳

卷之一





醫學正傳序

九例

或問

杉本

夫醫之為道，民命死生，所繫其責，不為  
 不重籍，或不經儒術業，擅偏門，懵然不  
 知正道，不反發於操，及以殺入乎粵，自  
 神農嘗百藥，製本草，軒岐著素問，越人  
 作難經，皆所以發明天地人身陰陽五  
 行之理，卓為萬世醫家祖，不可尚已。厥  
 後名醫代作躡聖門，而探玄微者，未易

醫學正傳

卷之三

悉舉又若漢張仲景唐孫思邈金之劉  
守真張子和李東垣輩諸賢繼作皆有  
著述而神巧之運用有非常人所能及  
也其所以辨內外異攻補而互相發明  
者一皆祖述素難而引神觸類之耳其  
授受相承悉自正學中來也吾邑丹溪  
朱彥脩先生初遊許文懿公之門得考  
亭之餘緒爰自母病刻志於醫求師於

武林羅大無而得劉張李三家之秘故  
其學有源委術造精微所著格致餘論  
局方發揮等旁皆所以折衷前哲尤足  
以救偏門之弊偉然百世之宗師也東  
陽盧和氏類集丹溪之書為纂要俾醫  
者出入卷舒之便其用心亦勤矣以愚  
觀之尤未足以盡丹溪之餘緒然丹溪  
之書不過發前人所未發補前人所未

備耳若不參以諸賢所著而互合為一  
豈醫道之大成哉愚承祖父之家學私  
淑丹溪之遺風其於素難靡不苦志鑽  
研然義理玄微若坐豐鄴迨閱歷四紀  
于茲始知蹊徑今年七旬有八矣桑榆  
景迫精力日衰每憾世醫多蹈偏門而  
民命之夭於醫者不少矣是以不揣荒  
拙銳意編集以成全書一皆根據乎素

難從橫乎諸說傍通已意而不鑿以孟  
浪之空言揔不離乎正學範圍之中非  
敢自以為是而附會以誤人也目之曰  
贅學正傳將使後學知所適從而不蹈  
偏門以殺人蓋亦端木澄源之意耳高  
明之士幸毋謂焉省正德乙亥正月之  
望花溪恒德老人虞搏序

重校一字無訛

音之五傳

音之序

三



九例

一凡諸病總論皆採摭內經要旨以為提綱繼之以歷代名醫可法之語間或附以己意以成篇段謹僭列各病之首

一凡脈法皆採摭王叔和脈經要語本經缺者則於歷代名醫諸書採其可法之語以附錄之

一凡方法備載於脈法之後其傷寒一宗張仲景內傷一宗李

東垣小兒科多本於錢仲陽其餘諸病悉以丹溪要語及所

著諸方冠於其首次以劉張李三家之方選其精粹者繼之

於後外有諸家名醫有理妙方又採附於其末以備參攷

一凡祖父口傳心授及自己歷年經驗方法不敢私匿悉皆附

於諸條之末與衆共施本病無者則缺之

一凡自己積年歷試四方之病或用心以變法取巧而治愈者

悉附於各條之末俾後人或可採擇焉無者缺之

一 九集錄諸賢成方蓋為後學諸繩墨耳學者不可固執古方以售今病故又以丹溪活套備錄于各條之後欲使後學執中之有權耳

一 凡丹溪諸方法見諸盧氏纂要者悉錄之無遺但有增而無減耳惟丹溪醫按不錄非為厭繁將欲採歷代名醫治驗總成一書名為古今諸賢醫按有志未暇姑俟諸歲月云

一 凡古方分兩重數太多難憑修合今悉改為小劑且如一料十貼之數原方用藥一兩一貼止諒錢從其輕重以十取一惟效陳垣都作一服之義庶使後學依方修合之便云

一 凡古方云咬咀者今悉改為細切庶使後學之易曉也  
一 凡修製藥石不別立篇自就於各條藥下細注雖若繁瑣庶免鹵莽者忽畧以誤人也

一 凡云用水一盞即今之白茶盞也約計半片之數餘倣此

一凡醫學或問五十一條皆愚意設辭以申明先哲言不盡意之  
義用書于卷首與賢者共議耳非敢自以為是煩賢者正之勿謂愚之狂妄也幸甚

凡例  
畢



醫學正傳卷之一目錄

醫學或問 凡五十一條

○中風門 第一論

脈法

丹溪方法 凡五條

四君子湯

四物湯

二陳湯

小續命湯

大秦芫湯

三化湯

羌活愈風湯

四白丹

二丹丹

防風通聖散

大防風湯

稀涎散

獨聖散

胃風湯

丹溪活套

祖傳經驗方 凡二道

醫按 一條

○傷寒門 第二論

脈法

丹溪方法 一條

桂枝湯

麻黃湯

葛根湯

小青龍湯

大青龍湯

小柴胡湯

大柴胡湯

調胃承氣湯

小承氣湯

大承氣湯

桃仁承氣湯 白虎湯

理中湯

四逆湯

真武湯

木附湯

小陷胸湯  
大陷胸湯  
抵當湯  
小半夏湯

梔子豉湯  
玄參升麻湯  
陽毒升麻湯

姜附湯  
藿香正氣散  
不換金正氣散

加減涼膈散  
十神湯  
消風百解散

黃連解毒湯  
金沸草散  
五苓散  
九味羌活湯

兩感大羌活湯  
益元散  
六神通解散

防風通聖散  
梔子豉湯  
三一承氣湯

茵陳蒿湯  
甘露飲

丹溪活套  
已試醫驗 九二條

目錄畢

京板校正大宇醫學正傳卷之一

花溪恒德老人真 搏天民編集

姪孫虞守愚惟明校正

金陵三山街書肆松亭吳江繡梓

醫學或問 凡五十二條

或問醫學源流自軒岐以來以醫術鳴世與夫著書立言俾後人之可法者幾何人哉請明以告我曰予嘗閱故學士宋公景濂之文而得其說矣請陳如左夫黃帝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作之其言深而要其旨邃以弘其攷辯信而有徵是當為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人和緩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舉內經之要而推明者也又下此則淳于意華陀陀之能經與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刺腹背瀉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恠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誌之

其所謂過風者今人絕不知為何病也况復求其治療之深旨乎又下此則張機之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誠千古不刊之妙典第詳於六氣所傷而於嗜慾食飲罷勞之所致者畧而不議兼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伯華陀等書為脉經叙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入迎氣口條陳十二經絡洎夫三焦五藏六府之病最為著明惜乎為妄男子括以膚陋之脉歌遂使其本書不盛行于世也又下此則巢元方其病源後編似不為無所見者但言風寒二氣而不著濕熱之文乃其失也又下此則王冰冰推五運六氣之變撰為天元玉策周詳切密亦入之所難苟泥之則局滯而不通矣又下此則王壽孫思邈思邈以絕人之識操慈仁惻隱之心其叙千金方翼及粗工害人之禍至為憤切後人稍闢其藩垣亦足以其術鳴但不制



傷寒之書或不能無遺憾也。燾雖闡明外臺秘要所言方証符禁灼灸之詳頗有所祖述。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錢乙龐安時許叔微叔微在集繩尺寸之中而無所發明。安時雖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乙深造機之闡奧而擷其精華建為五藏之方各隨所宜謂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秘尤知者之所取法也。世槩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之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闡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乙之本真也。又下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完素雖水張從政元素之與完素雖設為奇夢異人以神其授受實聞乙之風而興起者焉。若從正則又宗乎完素者也。元素以古方今病決不能相值治病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亦不傳。其有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附會。

其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內外二傷而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設蓋以土為一身之主土平則諸藏平矣從正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燥火六門為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利不善學者殺入完素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一十九條著為原病式闡與粹微有非大觀官局諸醫所可髣髴究其設施則亦不越攻補二者之間也近代名醫若吳中羅益澹洲呂復皆承東垣之餘緒武林羅知煥丹溪朱彥脩各挹完素之流風又若台之朱佐越之滑壽咸有著述未易枚舉嗟乎自有內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二百有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為不多矣若夫歷代名醫出處舉其最者言之耳豈能悉具於斯乎

或問醫學授受之原既得聞命矣未審吾子之學何所適從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或謂祖父相承謂之三世或謂善讀

三世之書則為三世之醫子讀三世之書歟為祖父相承之家學歟請明言其故可乎曰草莽之學其可云乎然醫不止於三世而其書又奚止於三代哉當取其可法者言之耳予同邑丹溪朱彥脩先生上承劉張李三家之學而得羅大無為之依歸以醫道大鳴于當世遐邇咸取法焉子故曾祖誠齋府君幸與丹溪生同世居同鄉於是獲沾親炙之化亦以其術鳴世故予祖父相承家傳之學有所自來予惟愧乏才疎質鈍而不能奉揚箕裘之業為憾耳奚足道哉

或問亢則害承廼制之義何如曰王安道論之詳矣其間猶有未悉之旨請陳其略如左黃帝曰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

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  
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亢  
則害承廼制也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太病夫  
五行之木土金水各一惟火有二曰君火曰相火在地理分  
布六方在歲時分為六氣初氣自丑至卯始於大寒而終於  
春分厥陰風木主之二氣自卯至巳始於春分而終於小滿  
少陰君火主之三氣自巳至未始於小滿而終於大暑少陽  
相火主之四氣自未至酉始於大暑而終於秋分太陰濕土  
主之五氣自酉至亥始於秋分而終於小雪陽明燥金主之  
終氣自亥至丑始於小雪而終於大寒太陽寒水主之夫所  
謂顯明者指方位而言日出於卯之地也少陰君火始於此  
而右遷故曰顯明之右蓋天地左旋六氣右旋故曰退行六  
位之下各有已所不勝者承之於下王氏曰承猶隨也而又

有妨之之義以下奉上故曰承其五行之道不亢則隨之而  
已一有所亢則起而尅勝之也或曰制者制何事也害者害  
何物也制者制其氣之太過也害者害承者之元氣也夫所  
謂元氣者總而言之謂之一元分而言之謂之六元一元者  
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循環無  
端生生不息六元者水為木之化元木為火之化元火為土  
之化元土為金之化元金為水之化元亦運化而無窮也假  
如火不亢則所承之水隨之而已一有亢極則其水起以平  
之蓋恐害吾金元之氣乎來救母之意也六氣皆然此五行  
勝復之理不期然而然者矣制則生化者言有制之常如亢  
則制而生化不息何害之有外列盛衰者言所承者力衰而  
所亢者極盛制之不盡耳在天地則為六淫在人身則為六  
疾害則敗亂者言無制之變也所承者衰甚而無氣故所亢

者其勢縱橫而不可遏也在天地則大塊絕滅在人身則病真而死矣大略如斯未盡詳也學者宜參考安道之論斯備矣

或問丹溪先生格致餘論云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氣常有餘血常不足然先生所著諸方每云有氣虛有血虛有陽虛有陰虛其所以自相矛盾有如是者其義何歟曰其所謂陰陽氣血之虛實而以天地日月對待之優劣論之其理蘊奧難明非賢者莫能悟其旨也請陳其大略如左夫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者在天地則該乎萬物而言在人身則該乎一體而論非直指氣為陽而血為陰也經曰陽中有陰陰中亦有陽正所謂獨陽不生獨陰不長是也姑以治法兼證論之曰氣虛者氣中之陰虛也治法用四君子湯以補氣中之陰曰血虛者血中之陰虛也治法用四物湯以補血中之陰曰陽虛者

心經之元陽虛也其病多惡寒責其無火治法以補氣藥中  
加烏附等藥甚者三建湯正陽散之類曰陰虛者腎經之真  
陰虛也其病多壯熱責其無水治法以補血藥中加知母黃  
栢等藥或大補陰丸滋陰大補丸之類經曰諸寒之而熱者  
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注曰此言益  
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夫真水衰極之候  
切不可服烏附等補陽之藥恐反助火邪而燦真陰元陽虛  
甚之軀亦不可投芎苓等辛散淡滲之劑恐反開腠理而泄  
真氣昧者謂氣虛即陽虛止可用四君子斷不可用芎辛之  
屬血虛即陰虛止可用四物決不可用參芪之類殊不知東  
垣有曰陽旺則能生陰血此陰陽二字又曰血脫益氣古聖  
人之法也血虛者須以參芪補之陽生陰長之理也惟真陰  
虛者將為勞極參芪固不可用恐其不能抵當而反益其病

耳非血虛者之所忌也如黃汝言之通達亦未明此理其所  
 著明整雜者謂近世治病但見虛證便用參芪屬氣虛者固  
 宜若是血虛豈不助氣而反耗陰血邪是謂血病治氣則血  
 愈虛耗又曰血虛誤服參芪等甘溫之藥則病日增服之過  
 多則死不治蓋甘溫助氣屬陽陽旺則陰愈消又曰婦人產  
 後陰血虛陽無所依而浮散於外故多發熱止可用四物湯  
 補陰血而以免乾姜之苦溫從治而收其浮散使歸依於陰  
 亦戒勿用參芪也丹溪曰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為主既曰陽  
 無所依而浮散於外非參芪等藥何以收救其散失之氣乎  
 噫汝言之論何其與東垣丹溪俱不啻耶世之膠柱調瑟者  
 比比皆是予不容不辯也

五  
 或問古有四診之法何謂也曰形聲色脈四者而已今人惟效  
 脈法但知其一二而遺其三焉請陳其理如左夫形診者觀其



形以知其病也。經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當瀉，不當補。形氣有餘，病氣不足，當補，不當瀉。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皆不足也。急當補之，不可刺。刺之，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夫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陰陽皆有餘也。急瀉其邪，調其虛實。故曰：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又曰：形肉既脫，九候雖調者死。又曰：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胃中之府，背曲肩垂，腑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九此之類，皆形診之謂也。夫聲診者，聽其聲以驗其病也。經曰：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言而微，終日迺復言者，此奪氣也。衣被不歛，言語善惡不避，親踈者，此神明之亂也。叔和云：久病聲嘶者死。小兒病忽作鴉聲者死。東垣曰：言語先輕

後重高厲有力是為外感有餘之證言語先重後輕沉困無力是為內傷不足之證凡此之類皆聲診之謂也色診者視其面之五色以察其病也經曰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壁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裏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又曰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炁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羽者生黃如蟹腹者生赤如鷄冠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生於心如縞裹朱生於肺如縞裹紅生於肝如縞裹紺生於脾如縞裹括萐實生於腎如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欲觀五藏之五邪當辯四時之令色經曰從前來者為實邪子能令母實也從後來者為虛邪母能令子虛也從所勝來者為微邪妻乘夫位也從所不勝來者為賊邪鬼賊為

害也。自病者為正邪，本經自傷也。假如春令木旺，病者其色青而帶赤，是為實邪，雖病易治。法曰實者瀉其子，其色青而帶黑，是為虛邪，病亦易治。法曰虛者補其母，其色青而帶黃，是為微邪，尤為易治。法曰微者逆之，謂正治也；其色青而帶白，是為賊邪，難治。故多死。法曰甚者從之，謂反治也。若但青如蒼璧之澤，迺是正邪，本經自病，勿藥而愈。四時皆倣此而推。又四時皆帶紅黃為吉，青黑為凶。若此之類，皆色診之要訣。學者其可忽乎。

或問傷寒之邪中久固無定體，然手足各有六經，何故只傳足之六經而不及於手之六經乎？劉宗素謂足六經屬水土木，蓋水得寒則水，土得寒則壅，木得寒則葉落枝枯。手之六經惟屬金與火，蓋火勝水而能敵寒，金得寒而愈堅剛。其理甚明，將何以議之乎？曰言似近理而實不然者也。請陳一得如

左蓋人之有身頂天履地身半已上天氣主之身半已下地  
 氣主之是以上體多蒙風熱下體多感寒濕其為六節之氣  
 前三氣時值春夏其氣升浮萬物生長故人之身半已上應  
 之後三氣時值秋冬其氣降沉故人之身半已下應之自斗  
 月小雪之後為六氣之終太陽寒水用事房勞辛苦之人其  
 太陽寒水之氣乘虛而客入於足太陽膀胱之經同氣相求  
 故也又曰熱先於首而寒先於足其義亦通寒邪鬱積既久  
 次第而傳於陽明少陽以及三陰之經皆從足經傳始而漸  
 及於手之六經而已矣此人身配合天地之理不期然而然  
 也何疑之有哉

或問三焦為府有以心胞絡為藏者有以命門為藏者脉訣云  
 三焦無狀空有名或問三焦與心胞絡皆有名無實之府藏  
 而其位俱在膏膈之中或謂心胞絡乃膏中之脂膜又或謂

之裹心之肉凡此議論不一其孰非而孰是歟請明以告我  
曰其理蘊奧甚矣難言雖然若夫天人之理不明其可謂之  
醫乎請略陳其梗槩如左凡萬物之有形質著乎地者必有  
象以應乎天也且以五行之理論之如在地有木火土金水  
之五形在天則有風熱濕燥寒火之六氣蓋以肖天地其五  
藏六府之具於身者與天地造化生成之理若各符節是故  
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藏府為肝為膽在天為熱在地為  
火在人藏府為心為小腸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人藏府為  
脾為胃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藏府為肺為大腸在天為  
寒在地為水在人藏府為腎為膀胱五者之外又有水火遊  
行於天地上下氣交之中故合為五運六氣人身之相火亦  
遊行于腔子之內上下盲膜之間命名三焦亦合於五藏六  
府丹溪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夫內經

以心胞絡為藏，配合三焦而為六藏。六府總為十二經也。其兩腎本為一藏，初無左右之分。越人始分之，亦未嘗言其為相火之藏。王叔和始立說，以三焦合命門為表裏，亦有深意。寓馬蓋命門雖為水藏，實為相火所寓之地。其意蓋謂左屬陰，右屬陽，左屬血，右屬氣，左屬水，右屬火，靜守常而主乎水，動處變而化為火者也。然而相火固無定體，在上則寄于肝膽胞絡之間，發則如龍火飛躍于霄漢，而為雷霆也；在下則寓于兩腎之內，發則如龍火鼓舞于湖海，而為波濤也。或曰：嘗聞人身之有府者，若府庫然，能盛貯諸物之名也。若大小腸胃膀胱膽五府皆有收受而盛之者，未審三焦為府何所盛乎？曰：三焦者指腔子而言，包函乎腸胃之總司也。胃中盲膜之上曰上焦，盲膜之下曰中焦，膈之上曰中焦，膈之下曰下焦。總名曰三焦，其可謂之無收受乎其體有脂膜在腔子之內也。

羅乎六藏五府之外也其心胞絡實乃裹心之膜包于心外故曰心胞絡其系與三焦之系連屬故指相火之藏府皆寄于胃中此知始而未知終也其餘諸訛皆展轉傳訛之語耳管見如斯顯俟知者再論

或問東垣用藥多以升陽益胃且之而悉以升麻柴胡之類佐之何與曰夫天地四時之令春夏之氣溫而升浮則萬物發生秋冬之氣寒而降沉則萬物肅殺人肖天地常欲使胃氣溫而升浮而行春夏生發之令不欲使胃氣寒而降沉而行秋冬肅殺之令耳又升麻能令清氣從右而上達柴胡能使清氣從左而上達經曰清氣在下則生殄泄濁氣在上則主臑脹是以清氣一升則濁氣隨降而無已上等證又參芪等補劑皆味厚而氣滯者若不以升柴等藥提之何以得行於經絡肌表而滋補哉或曰東垣生於北方天傾西北陽氣下

九

陷此法固宜恐東南方土不宜也曰地不滿東南土氣下陷故脾胃之氣不升脾胃之氣不升則上腕不通穀氣不行而內傷之病作矣是以此法尤利於東南方也學者不可不知此意

或問內傷發熱之證其為有痰有食胃中迷悶者固不敢驟用補氣之劑其有察脉審證明白知是虛損內傷之候而投以東垣補中益氣等湯遂致胃中滿悶難當醫者其技窮矣若此者又將何法以治之乎曰此蓋濁氣在上而清氣不能上升故濁氣與藥氣相拒故耳宜以升麻二物用酒製炒更加附子一片以行參芪之氣及引升麻直抵下焦引清氣上升而濁氣下降而服參芪等補藥不致滿悶矣學者其可不知此乎

或問六淫之邪當從內經六氣之太過為是也昔醫和對晉平

十



公之文不曰風寒暑濕燥火而曰陰陽風雨晦明何也曰辭  
雖異而理實同焉彼謂陰淫寒疾者即太陽寒水之令太過  
而為寒疾也陽淫熱疾者即少陽相火之令太過而為熱疾  
也風淫末疾者即厥陰風木之令太過而為末疾也雨淫腹  
疾者即太陰濕土之令太過而為腹疾也晦淫惑疾者即陽  
明燥金之令太過而為疫疾也明淫心疾者即少陰君火之  
令太過而為心疾也或曰陰陽風雨即為寒熱風濕之疾彼  
此固脗合矣所謂晦淫惑疾與明淫心疾二者似不相符請  
明以告我曰歲金太過燥令大行久晴不雨黃埃蔽空日月  
冒明當為疫癘之疾山嵐瘴氣是也惑當作疫傳寫之誤耳  
君火太過熱令早行火為离明之象故曰明淫如內經所謂  
天明則日月不明是也少陰君火司令故曰心疾春分至小  
滿時太熱也有釋明為晝明晦為夜晦惑為蠱惑心志皆非

也夫晝明夜晦天道自然之理何淫之有其蠱惑心志者亦非天地之淫邪也學者宜再思之

或問飲食同入於胃而水穀二者何如而分乎且如膀胱止有下口而無上口其水固可出不知從何而入乎又何其如是之清乎曰經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行陰陽揆度以為常也夫胃為倉廩之官無物不受全籍脾土轉輸而運化焉蓋水穀入胃其濁者為粗滓下出幽門達大小腸而為糞以出於穀道其清者倏焉而化為氣依脾氣而上升於肺其至清而至精者由肺而灌溉乎四體而為汗液津濡助血脈益氣力而為生生不息之運用也其清中之濁者下入膀胱而為溺以出乎小便耳其未入而在膀胱之外者尚為濁氣既入而在膀胱之內者即化為水是故東

道有曰壽夭不齊者既因元氣盛衰不同則十一元氣者不可補補也元氣不足言為後世補元

垣有曰飲者無形之氣正謂此也蓋肺屬金而覆乎脾胃之上即如天之覆於地之上也經曰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而為雲天氣下而為雨水入於胃輒化氣而上升亦猶天降霖雨於地倏焉化氣上騰而為雲又復化為霖雨而下降也或曰老人與壯年者飲水無異多寡壯年小便甚少而老者小便甚多何也曰壯者如春夏之氣升者多而降者少老人如秋冬之氣降者多而升者少耳或曰降多即小便多升多者未見其為何物而出於上竅焉曰經曰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府各從其化也夫大塊之為器不可論其涵容之量入之氣化亦猶是也賢者宜再思之

或問人之壽夭不齊何歟曰元氣盛衰不同耳夫人有生之初先生一腎號曰命門元氣之所司性命之所繫焉是故腎元

氣稷元氣之言不可取為  
不待辨矣

盛則壽延，腎元衰則壽夭。此一定之理也。或曰：今見肥白之  
人多壽，大元氣反衰乎？瘦黑之人多壽，延元氣反盛乎？曰：丹  
溪謂白者肺氣弱，黑者腎氣足。又曰：肥不如瘦，白不如黑。或  
曰：四方之人皆同乎？曰：不同也。內經五常政大論云：陰精所  
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又曰：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  
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  
而右涼。王註曰：陰精所奉高之地也，陽精所降下之地也。陰  
方之地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中，而正氣堅守，故壽延。  
陽方之地陽氣耗散，發泄無度，風濕數中，其氣煩渴，故夭折。  
或曰：常聞天人之理同，一揆也。今見於天地之四方者，既得  
聞命矣，而具於人之五藏者，未之聞也。請申明其說可乎？曰：  
西北二方在入為腎，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藏常恐其不足，東  
南二方在入為肝木，心火所處之位；二藏常恐其有餘，難經

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等語卽此之義也夫既實則陰精時上奉於心肺故東方之木氣不實而西方之金氣不虛此子能令母實使金得以平木也是故水日以盛而火日以虧此陰精所奉於上而令入壽延也若失腎水一虛則無以制南方之心火故東方實而西方虛其命門與胞絡之相火皆挾心火之勢而來侮所不勝之水使水日虧而火日盛此陽精所降於下故令人夭折也太抵王冰主天地之四方言越人主入身之五藏論皆不失內經之旨同歸於一理也李者詳之

或問經謂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膜脹夫病在上者法當用木香檳榔等藥以降之病在下者法當用升麻柴胡等藥以提之理宜然也其或泄痢脫肛後重木孔痛不可忍是為氣下陷也法當舉之以升麻柴胡和之以木香檳榔

若夫四藥同劑不無升降混淆矣有疑一治病之功邪曰天生藥石治病各逞其能如張仲景制大柴胡湯用柴胡大黃同劑以治傷寒表裏俱見之證然柴胡升而散外邪大黃降而泄內實使病者熱退氣和而愈今用升麻柴胡自能升清氣而上行木香檳榔自能逐邪氣而下降故使脫肛舉而後重除故可同劑而成功矣何疑之有哉欲用藥者宜倣此而擴克之可也

或問人身之兩腎猶車之有兩輪其形同色亦無異不知王叔和何所見而獨謂左腎屬水而右腎屬火又指右腎為命門以配三焦之經嘗聞有生之初胚胎未成之際先生二腎即造化天一生水之義今以水火岐之冰炭相反何歟曰予嘗秘淑丹溪而得其說矣按內經以心胞絡為三焦相火之配而並行於經也其兩腎本為一藏初未嘗有左右之分而越

人始分之亦不言其為相火之藏叔和立說以三焦合命門  
為表裏亦有深意存焉蓋謂腎屬陰而本主乎靜靜則陽孕  
於其中陽既孕矣其能純乎靜而無生氣之動歟若經所謂  
靜屬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是陽歸之陰而成孕者也  
又謂腎為作強之官伎巧出焉陽出之陰而化生者也是故  
腎為一藏配五行而言者則屬之水矣以其兩腎之形有二  
象而言者亦得以左右分陰陽剛柔而命為五藏之根元也  
以左為陰右為陽陰為水陽為火水為血火為氣於是左腎  
之陰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右腎之陽火生脾土脾土生肺  
金其四藏之於腎猶枝葉之出於根也雖然但不可獨指右  
腎為命門耳經曰六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  
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按王註彙樞經云命門者目也  
抑考明堂銅人等經命門一穴在脊中行第十四椎下陷中

兩腎之間夫兩腎固為真元之根本性命之所關雖為水藏而實有相火寓乎其中象水中之龍火因其動而發也愚意當以兩腎總號為命門其命門穴正象門中之振闌司開闔之象也惟其靜而闔涵養乎一陰之真水動而開鼓舞乎龍雷之相火夫水者常也火者變也若獨指乎右腎為相火以為三焦之配尚恐立言之未精也未知識者以為何如

或問內經所謂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何謂也曰王太僕已有註文但未甚詳耳請陳一得如左夫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者言造化勝復之理少而壯壯而衰衰而復生循環無端生生不息經雖不言衰而復生其聖實在其中矣壯火食氣者言元氣見食於壯火也氣食少火者言元氣見助於少火也壯火散氣謂耗散元氣少火生氣謂滋生元氣此二句申明上文二句之



言耳蓋火不可無亦可以少而不可壯也少則滋助乎真陰壯  
 則燒燬乎元氣陰陽造化之理無往不復夫火壯而亢極則  
 無水化以制之經曰亢則害承廼制也又曰制則生化故壯  
 火衰而少火復生是以陰陽調和萬物生旺四時生長化收  
 藏之道即此理也以入論之胚胎未成之初先生二腎以涵  
 養真陰是故名為元氣天一生水之義焉然後肝心脾肺以  
 及五府相繼而生五藏五府之外又有胞絡相火遊行於三  
 焦之間故以三焦為配二者皆有名無實之府藏蓋相火無  
 定位故也抑攷先哲有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  
 能有生言其不可無也此非少火生氣之意乎又曰火與元  
 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言其不可亢也又非壯火散氣之謂  
 乎管見如斯未知是杏

或問越人難經第一難中所謂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

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又曰寸口者脉之太會乎太陰  
 之脉動也夫寸口一脉何以能決藏府死生吉凶乎鰲峯熊  
 氏註為右寸謂右寸之屬肺也四明張氏註為兩寸謂脉會  
 太淵穴也二說不同其孰非而孰是與請明以告我曰古聖  
 立法以三部九候決人死生以六藏六府分配於六部之中  
 故可以驗人藏府之吉凶也殊不知內經言寸口者頗多悉  
 無關尺而言也太槩古人以寸口為六脉之總名耳不然內  
 經何以言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脉中手長者曰  
 足脛痛寸口脉中手促上擊者肩背痛若此之類莫能盡述  
 先哲註謂中手為醫者之中指也然則非病者之關脉乎夫  
 越人之難經因內經而作故有是語今之註者皆以已意妄  
 釋故與經旨不合學者其再思之  
 或問難經第八難曰寸口脉平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一經

者皆係於生氣之源所謂生氣之源者十二經之根本也謂  
腎間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之根呼吸之門三焦  
之源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  
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夫所謂腎間動氣者釋  
者皆指為兩尺兩尺既絕何謂寸口脈平何不言尺中腎脈  
而言腎間動氣請明辯以釋吾疑幸甚曰此言寸口脈平而  
死者亦無關尺而論也腎間動氣者臍下氣海丹田之地也  
或曰臍下中行乃任脈所屬與腎何相干哉曰各開寸半為  
第二行皆屬足少陰腎經其臍與背後命門穴對各開寸半  
腎腧穴也故丹田由氣海與腎脈相通為腎之根也又若有生  
之初先生二腎胞系在臍故氣海丹田由實為生氣之源十二  
經之根本也或曰寸口既平奚疑其死乎曰此為病劇形脫  
者論耳內經曰形肉已脫九候雖調者死凡見人之病劇者

六

人形羸瘦肌肉已脫雖六脉平和尤當診候足陽明之衝陽與足少陰之太谿二脉或絕更候臍下腎間之動氣其或動氣未絕猶有可生之理動氣如絕雖三部平和其死無疑矣醫者其可不詳察乎

或問內經有曰陽明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不食數日而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素所能也素非所能因病而不食反能登非常之處豈有是哉曰難經有云重陰者在重脉者顛又曰顛多喜而狂多怒所謂重陽者三部陰陽脉皆洪盛而牢故病強健而有力故名曰狂謂重陰者三部陰陽脉皆沉伏而細故病罷倦而無力故名曰顛嘗見東陽樓氏一少年病狂一日天風大作忽飛上于邑東之塔巔且歌且哭其塔實無容步之階衆皆以為怪予思龍乃純陽之物伏蟄于海內其身止有鱗甲且無羽翼遇陽氣升騰之日則借風

雲之勢而能飛騰即此義也奚足為恠哉

或問難經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臟者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藏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病傳肝肝病傳脾脾病傳腎腎病傳心一藏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間藏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周而復始如環無端故言生也夫經文所謂七傳者據其數止六傳而已謂一藏不再傷按其數乃有四藏不再受傷且其間藏之理未聞有發明之旨釋者止是隨文解義而已請明辯以釋吾疑可乎曰夫此條言虛勞之證也其所謂七傳者心病上必脫腎病傳心一句其一藏不再傷當作三藏不再傷皆傳寫之誤耳蓋虛勞之證必始於腎經五藏從相尅而逆傳已盡又復傳於腎與心則水絕滅而火大旺故死而不復再傳彼之三藏矣其有從相

生而順傳者蓋腎水欲傳心火却被肝木乘間而遂傳肝木  
然後傳心火次第由順行而及於彼之三藏而有生生不息  
之義故曰間藏者生學者其再思之

或問醫家以水烹煮藥石本草著名類多而未詳其用曰長流  
水曰急流水曰順流水曰逆流水曰千里水曰半天河水曰  
春雨水曰秋露水曰露花水曰井花水曰新汲水曰無根水  
曰菊英水曰潦水曰甘欄水曰月窟水夫何一水之用而有  
許多之名必其能各有所長請逐一明言其故無吝曰謂長  
流水者即千里水也但當取其流長而來遠耳不可泥於千  
里者以其性遠而通達歷科坎已多故取以前煎煮手足四末  
之病道路遠之藥及通利大小便之用也曰急流水者湍上  
峻急之流水也以其性速急而達下故特取以前煎通利二  
便及足脛以下之風藥也曰順流水者其性順而下流故亦

取以治下焦腰膝之證及通利二便之用也曰逆流水者慢  
流洄瀾之水也以其性逆而倒流故取以調和發生痰飲之  
劑也曰半天河水者即長庚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乃竹  
籬籬頭管內之積水耳取其清潔自天而降未受下流汚濁  
之氣故可以為煉還丹調仙藥之用也曰春雨水者立春日  
巳中以器盛接之水也其性始得春升生發之氣故可以糞  
中氣不足清氣不升之藥也古方謂婦人無子者於立春日  
清晨以器盛空中之雨水或此日百草曉露之水夫妻各飲  
一杯還房當即有孕取其資始資生發育萬物之義耳曰秋  
露水者其性稟收斂肅殺之氣故可取以淳煎殺祟之藥及  
調行殺癩垂疥癬諸虫之劑也曰井花水者清晨井中第一  
汲者其天一真精之氣浮結于水面故可取以烹煎補陰之  
劑及修煉還丹之用今好清之士每白取以烹養名而謂清

利頭目最佳其性味同於雪水也曰菊英水者蜀中有長壽  
 源其源多菊花而流水四季皆菊花香居人飲其水者壽皆  
 二三百歲故陶靖節之流好植菊花曰採其花英浸水煎茶  
 期延壽也曰新汲水者井中新汲未入缸甕者取其清潔無  
 混雜之劑故用以烹煮藥劑也曰甘爛水者器盛於水物揚  
 躍使水珠沫液盈於水面其水與月窟水性同取其味其溫  
 而性柔故可以烹傷寒陰證等藥也曰潦水者又名無根水  
 山谷中無人跡去處新土科凹中之水也取其性不動淫而  
 有土氣內存故可以煎熬調脾進食以補益中氣之劑也夫  
 本草雖有諸水之名而未詳言其用今故述之以為後學之  
 診式云

或問丹竈治腫脹之証專主乎土敗木賊濕熱相乘為病東垣  
 人多主乎寒言病機諸腹脹大皆屬於熱之語乃言傷寒陽



明經大實大滿之證也。又云熱脹少而寒脹多，二說不同其孰非而孰是與？曰：東垣北方人也，其地土高燥，濕熱少而寒氣多，故有是論。我丹溪先生生長於東南之地，故病此者盡因脾虛受濕，肝木大旺，故言然也。或曰：二說不同之義，既得聞命矣，而丹溪治腫之大法曰：必須養肺以制木，使脾無賊土邪之慮，滋腎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源，斷妄想以保母氣，卻鹽味以防助邪，以大劑人參白朮補脾，使脾氣得實，自能健還升降。此千載不易之定論，萬舉萬全之妙法也。活人多矣，嘗用此法以治黃腫之證，反加悶亂增劇，不安，改用香附蒼朮厚朴之劑，反獲全功。竊思水腫與黃腫皆是濕熱傷脾所致，何治法之不同與？曰：夫水腫之証，蓋因脾土虛甚而肝木太過，故水濕妄行。其中雖有清痰，啜飲實無鬱積膠固，故以參朮為君而兼以利水清金去濕熱之藥。此標本兼治之治

故有十全之功也彼黃腫者或酒疸或穀疸沉積頑痰膠固鬱結於其中故或為痰癖或為積聚是以積于中而形于外蓋因土氣外形而黃也故宜以蒼朮厚朴香附陳皮之類以平其土氣之敦阜用鐵粉青皮之類以平其木氣之有餘加以麩孽助脾消積退黃之後仍用參朮等補脾之劑以收十全之功此標而本之之治也若二證之藥易而治之禍不旋踵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飢甚方食而食反不運化多為嘔吐吞酸等證何也曰飢而即食滑而即飲此造化自然之理也飢不得食胃氣已損脾氣已傷而中氣大不足矣遇食大嚼過飽益甚是以大傷胃氣輕則吞酸惡心重則惡寒發熱而為內傷等病者多矣又或負重遠行辛苦飢甚遇食太過則四體倦怠矣若又強力復行適遇風雨外襲遂成內傷挾外感之證或為腫脹危

篤之疾養生君子切宜防微杜漸戒之戒之

或問鍼法有補瀉迎隨之理固可以平虛實之證其灸法不問  
虛實寒熱悉令灸之其亦有補瀉之功乎曰虛者灸之使火  
氣以助元陽也實者灸之使實邪隨火氣而發散也寒者灸  
之使其氣之復溫也熱者灸之引鬱熱之氣外發火就燥之  
義也其針刺雖有補瀉之法予恐但有瀉而無補焉經謂瀉  
者迎而奪之以鍼迎其經脈之來氣而出之固可以瀉實也  
謂補者隨而濟之以鍼隨其經脈之去氣而留之未必能補  
虛也不然肉經何以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  
漉漉之汗無刺大勞人無刺大饑人無刺大渴人無刺新飽  
人無刺大驚人又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皆不足也  
不可刺刺之重竭其氣老者絕威士者不復矣若此等語皆  
有瀉無補之謂也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虛損之疾世俗例用局方十全大補湯以補之其方實為諸虛之関鍵也用參芪苓朮甘草以補氣虛用芎歸芍藥地黃肉桂以補血少香茅將何以議之乎曰此藥乃氣血兩虛之劑或血虛而氣尚實或氣虛而血尚充者其可一例施乎內經曰毒藥以治其病蓋藥性各有能毒然中病者藉其能以獲安不中病者徒惹其毒以增病耳假如心脾二經虛損當以茯苓補之虛而無汗及小便短少者服之有功虛而小便數者多服則令人目盲虛而多汗者久服損其氣夫入天年以其味淡而利竅也又如肺氣弱及元陽虛者當以黃芪補之然肥白人及氣虛而多汗者服之有功若蒼黑人腎氣有餘而未甚虛者服之必滿悶不安以其性寒而閉氣也甘草為健脾補中及瀉火除煩之良劑然嘔吐與中滿及嗜酒之人多服必斂膈不行而嘔滿增劇以其氣味之甘緩也川

芎為補血行血清利頭目之聖藥然骨蒸多汗及氣弱人久服則真氣走散而陰愈虛甚以其氣味之辛散也生地黄能生血脉然胃氣弱者服之防損胃不食熟地黄補血養血然痰火盛者恐泥膈不行人參為潤肺健脾之藥若元氣虛損者不可缺也然久嗽勞嗽咯血鬱火在肺分者服之必加嗽增喘不寧以其氣味之甘溫滯氣然也白芍藥為涼血益血之劑若血虛腹痛者豈可缺欤然形瘦氣弱稟賦素虛寒者服之恐伐發生之氣以其氣味之酸寒也藥性能毒未易悉舉學者宜究本草之詳不可妄施以殺人也

或問脉經謂一息四至以上為無病常人之脉今見無病之人或有一息五至有奇者有一息三至無餘者何如是之異乎曰生成之脉豈無緩急遲數之殊欤經曰性急脉亦急性緩脉亦緩大抵脉緩而遲者多壽脉急而數者多天經曰根于

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蓋氣血者人身之神也脈急數者氣血易虧而神機易息故多天脈遲緩者氣血和平而神機難損故多壽先哲論江海之潮則天地之噓吸晝夜止二升二降而已人之呼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故天地之壽攸久而無疆人之壽延者數亦不滿百也管見如斯未知是  
否

六六

或問有以寸關尺三部之脈按之絕無形跡而移於手陽明經陽谿與谷谷之地動者何歟曰手太陰經肺與手陽明大腸一藏一府相為表裏其列缺穴乃二經之絡脈故脈從絡而出於陽明之經此為妻乘夫位地夫交泰生成無病之脈耳學者可不曉歟

六七

或問婦人產後之證丹溪為當以大補氣血為主治雖有雜証以末治之又曰產後中風切不可作風治而用風藥然則產

後不問諸証悉宜大補氣血乎曰詳主末二字其義自明若夫氣血大虛諸証雜掇俱虛而無他証者合宜大補氣血自愈或因虛而感冒風寒者補氣血藥帶驅風之劑或因脾虛而食傷太陰者補氣血藥加消導之劑或因瘀血惡露未盡而惡寒發熱者必先逐去瘀血惡露然後大補經曰有本而標之者有標而本之者又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丹溪主末二字即標本之意耳臨證之際其於望聞問切之間豈不可辨乎若丁例施之以補豈非刻舟求劍之術耶

或問妊娠之婦有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有三五箇月間其血大下而胎不墮者或及期而分娩或踰月而始生其理何與曰其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名曰盛胎蓋其婦血氣充盛養胎之外其血尤有餘故也其有數月之胎而血大下謂之漏胎蓋因事觸動任脈故血下而未傷於子宮故也雖然孕中

朱血胎雖不墮其氣血亦虧多致踰月不產子曾見有十二  
三月或下七八月或二十四五箇月生者往上有之俱是氣  
血不足胚胎難長故取九十月之後未產者當服大補氣血  
之藥以培養之庶分挽之無憂也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丹溪所謂難產之婦皆是八九箇月內不能謹以致氣血  
虛故也請問其肯何故曰蓋婦人有娠大不宜與丈夫同寢  
今人未諳此理至於八九箇月內猶有房事夫情慾一動氣  
血隨耗蓋胎孕全仗氣血培養氣血既虧則胎息羸弱日月  
既足子如夢覺即欲分挽遂能拆胞求路而出胞破之後其  
胞中之漿水沛然下流胎息強健者即翻身隨漿而下此為  
易產者也胎息倦弱者猶如夢寐未醒轉顧遲慢不能隨漿  
而出胞漿既乾則汚血閉塞其生路是以子無所向遂至橫  
生逆產臨產之際若見漿下而未分娩者便當憂恐急服催



生之藥如蜀葵子之類逐去惡血道路通達庶有速產之功  
醫者不可不知此意

或問山居野處之地云有狸魅之患誠有此歟否歟曰妖崇為  
患自古有之非獨老狐成精至於人家猫犬亦有善為妖者  
大抵被其惑者皆性淫而氣血虛者也故邪乘虛而入耳未  
有正人君子血氣充實者而被其惑焉治法必滋補其真陰  
以壯其正氣安養其心神以禦其姪邪房幃之內罅隙不通  
邪何由而入焉若以師巫降童等邪術治之則神愈不安決  
無可瘳之理遇斯疾者可不謹歟

或問中風之候皆半身不遂其有遷延歲月不死者何也曰如  
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邊之枝幹先萎耳經曰根于中者命  
曰神撥神去則機息物也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  
言植也夫神機未息亦猶氣化之未絕耳故半身雖不運用然

亦未至於機息而死也。古所謂癱瘓者，亦有深意存焉。言癱者，坦也。筋脉弛縱，坦然而不牽也。瘓者，渙也。血氣散漫，渙然而不用也。或曰：其為治之法，與諸痺同乎？曰：不同也。經謂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故曰痛痺。筋骨痛曰著痺。不著而行曰行痺。痛不曰周痺。疼痛皆和氣有餘之候也。其癱瘓者，或血虛或氣虛，皆正氣不足之証。其治法故不同也。惟痿痺屬血虛，麻痺屬氣虛，與癱瘓治法大同而小異焉。李者宜加詳察，毋蹈乎實七虛七之覆轍云。

或問：雀目之證，遇晚則目不見物，至曉復明，此何病？使然曰：是則肝虛之候也。或曰：肝常慮其有餘，然亦有不足者乎？曰：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虛。其人素稟血虛，適遇寅申二年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火炎於上，木鬱于下，夫胞絡相火既盛，則心血沸滯而乾涸。經曰：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

蓋心出血肝納血心血既涸則肝無攸受經又曰月得血而  
 能視緣肝開竅于目肝既無血則目昏而不明矣或曰目昏  
 不明既得聞命矣其晚暗而曉復明者何也曰木生於亥旺  
 於卯而絕於申至於酉戌之時木氣衰甚遇亥始生至日出  
 於卯之地木氣稍盛而目復明矣雖然終不能瞭然如故或  
 曰雀目之患終變為黃脹而死何也曰木絕於申乃水土長  
 生之地木氣萎和土氣敦阜經謂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  
 所不勝此土氣有餘而侮所不勝之木也或曰治法何如曰  
 先宜地黃芩歸等藥以補益其腎肝之不足次用厚朴蒼木  
 陳皮之類平其土氣之有餘此乃畧示端倪耳鑿者自宜臨  
 岐斟酌而處治之慎不可按圖而索驥也

或問小兒氣喘世俗例以為犯土謂犯其土皇也或安碓牙或作  
 竈カ或浚井填塞開通溝渠等事適遇小兒氣喘遂云犯土無

疑矣。輒邀術士退玉或書符命貼於動土之處或咒法水焚符調服或按家之九宮謂土皇居於何宮太陽落在何宮當取太陽之土與兎飲之能釋土皇之厄而喘定間亦有驗者。夫歷代醫書汗牛充棟何不該載而遺此証為黃冠之流鑿治款請明以告我曰夫小兒發喘多由風寒外束腠理壅遏而肺氣不得宣通而為病耳治法當用錢氏瀉白散或三拗湯等劑使腠理開通肺氣舒暢而喘息定矣或因吐瀉之後而中氣不足亦使短氣而喘治用錢氏益黃散東垣補中益氣湯或用伏龍肝湯泡放溫飲之其喘立定者有之蓋脾土大虛必備土氣以培益之其術士窺竊此意而巧立名色而謂太陽之土能安土也夫小兒之證不一或慢驚直視而喘或肺脹氣促而喘縱取太陽土盈盎以沃之亦莫能救其萬一鑿者自宜檢方按法調治毋聽末流之俗以致惑焉。

或問婦人懷鬼胎者何欵曰晝之所思為夜之所見九男女之性媿而虛者則肝腎之相火無時不起故勞怯之人多寢與鬼交夫所謂鬼胎者偽胎也非實有鬼神交接而成胎也古方有云思想無窮所願不遂為白淫白濁流於子宮結為鬼胎迺本婦自己之血液媿精聚結成塊而胸腹脹滿儼若胎孕耳非偽胎而何哉曰嘗閱滑伯賢驗謂仁孝廟祀祝揚天成一女薄暮遊廟廡見黃衣神覺心動是夕夢與之交腹漸大而若孕邀伯仁治診之曰此鬼胎也其母道其由與破血墜胎之藥下如科斗魚目者二升許遂安此非遇神交乎曰有是事而實無是理豈有土木為形能與人交而有精成胚胎耶噫非神之惑於女乃女之惑於神耳臆度此女年長無夫正所謂思想無窮所願不遂也有道之士勿信乎邪說之惑焉

或問鰲峯熊氏纂集運氣全書及撰為傷寒鈐法以病者之所  
至年月日時合得病之日期推筭五運六氣與傷寒六經証  
候無不吻合謂某日當得某經某經當用某藥而以張仲景  
一百一十有三方按法施治如太陽無汗麻黃湯有汗桂枝  
湯之類使後學能推此法不須問証察脈但推筭病在此經  
即用此經之藥實為醫家之捷經妙訣也吾子可不祖述乎  
曰此馬宗素無稽之術而以世之生靈為戲玩耳竊謂上古  
聖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十干配而為五運以十二支合  
而為六氣天以六方寓之歲以六氣紀之以天之六氣加臨  
於歲之六節五行勝復盈虧之理無有不驗傳曰天之高也  
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今草莽野  
人而以人之年命合病日而為運氣鈐法取仲景之方以治  
之是蓋士師移情而就法也殺人多矣知理君子幸勿蹈其

覆轍云

卷之二

道奇曰整有賢愚  
疾無古今之一語極  
理也

或問雁安常傷寒總病論所載時行瘟疫謂春有青筋率證其  
候頸背雙筋牽急先寒後熱腰強急脚縮不伸脘中欲折或  
眼黃項背強直夏有赤脉攢証其候口乾舌裂咽塞戰掉驚  
動不定秋有白氣狸証其候經絡壅滯皮毛堅豎發泄体熱  
生斑氣喘引飲冬有黑骨瘡証其候腰痛欲折膏脇如刀刺  
切痛心腹膨脹四季有黃肉隨證其候頸下結核頭重項直  
或皮肉強硬而隱上發熱嘗聞醫有賢愚疾無今古近年以  
來未嘗有已上諸証何今古之不同欤請明言其故幸甚曰  
瘟疫之證素無定体或氣運之變遷或世情之不古愧予年  
踰八秩畧未見此異証或世有之而予未之見欤抑亦見之  
而予未之識欤安常稟出類拔萃之資為一代名世之士著  
述方書以為後君子之矩範豈好為異說以欺世罔俗哉姑錄

之以俟達者再論

或問龐安常傷寒總病論所載聖散子方謂出於蘇子瞻尚書所傳又謂其方不知所從來而故人巢君穀世寶之以治瘟疫之疾百不失一安常讚曰自古論病推傷寒至為危急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法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陰陽二感或男女相易狀至危篤者連飲數劑則汗出氣通飲漸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止亦無恙藥性少熱而陽毒發狂之類入口即覺清涼殆不可以常理論也時疫流行平日輒煮一金不問老少良賤各飲一大盞則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病能空腹一服則飲食甘美百疾不生真濟世衛家之寶也吾子何不遵其法多合以濟世之瘟疫豈非積德之一事乎曰予閱其方殆與鑿道不合蓋其藥味止是燥熱助火之劑



別無祛邪除瘴之能如黑附子高良姜吳茱萸石菖蒲麻黃  
細辛半夏厚朴肉豆蔻防風藿香豈非辛熱燥烈之劑乎其  
有茯苓蒼白朮藁本猪苓澤瀉獨活甘草稍溫不熱雖有柴  
胡芍藥枳壳三味之涼恐一杯之水難救一車薪之火夫熱  
藥治熱病素問謂之從治又謂之反治又謂之劫劑然此方  
必當時適遇瘟疫之身熱無汗或日期已過邪氣欲去正氣  
將復之際偶投一服二服劫而散之者有之由是衆皆以為  
得神仙之法爭錄其方以傳于世政所謂訛上傳訛也豈可  
以大益煎黃令一家俱飲乎又豈可令無病之人空腹服此  
熱藥乎用藥者若不執之以理而謂不殺人者予未之信也  
安常為一代之名醫而載此方於傷寒論中而謂能博施濟  
衆亦賢者之過焉

或問發痧之證古方多不該載世有似寒非寒似熱非熱四體

懈怠飲食不甘俗呼為砂病其治或先用熱水蘸搭臂膊而  
以苧麻刮之甚者或以針刺十指出血或以香油燈照視身  
背有紅點處皆烙之已上諸法皆能使腠理開通血氣舒暢  
而愈此為何病又何由而得之乎曰內經名為解衣原其所  
因或傷酒或中濕或感冒風寒或房事過多或婦人經水不  
調血氣不和皆能為解衣証與砂病相似實非真砂病也夫  
砂病者嶺南煙瘴之地多有之矣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  
註云蜮短狐也江淮間多有之能含砂以射水中人影唐詩  
云射公巧俟遊人影亦謂此也人不見其形若被其毒輒為  
寒熱而病一曰蠲如鱉有三足一名射影病瘡如芥埋雅曰  
有長角橫在口前如鱉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  
水勢以射入俗呼水弩鱉能食之本草云溪毒砂虱水弩射  
工蜮短狐鰕鬚之類俱能含砂射入被其毒者則憎寒壯熱

百體分解，若傷寒初發之狀，彼土人治法以手捫摸痛處，用  
芋葉或甘蔗葉捲角入肉，以口吸出其砂，外用生大蒜搗爛  
封貼瘡口，即愈。諸虫惟鰕鬚最毒，若不早治，十死七八。其毒  
深入於骨，若鰕鬚之狀，其瘡類乎疔腫。彼地有溪鵜、鸚鵡等  
鳥，專食已上諸虫。凡遇此病，即以此鳥毛糞燒灰服之。及籠  
此鳥於病者身畔，吸之，其砂聞氣自出而病安也。其他無此  
諸虫之地，實非真砂証也。管見如斯學者，更宜博訪以長見  
聞可也。

或問痞與痲癖積聚癥瘕病，雖似而其名各不同，請逐一條陳。  
其說以曉後學可乎？曰：痞者否也。如易所謂天地不交之否，  
內柔外剛，萬物不通之義也。物不可以終否，故痞久則成脹。  
滿而莫能療焉。痲癖者，懸絕隱僻，又玄妙莫測之名也。積者，  
跡也。挾痰血以成形跡，亦鬱積至久之謂爾。聚者，緒也。依元

氣以為端緒亦聚散不常之意云癥者徵也又精也以其有所徵驗及久而成精萃也瘕者假也又退也以其假借氣血成形及歷年遐遠之謂也太抵痞與瘕癖乃胸膈間之候積與聚為肚腹內之疾其為上中二焦之病故多見于男子其癥與瘕獨見于臍下是為下焦之疾故常得于婦人大凡腹中有塊不問積聚癥瘕俱為惡候切勿視為尋常來兌而不求醫早治若待脹滿已成胃腹鼓急雖倉扁復生亦莫能救其萬一遘斯疾者可不懼乎

或問世有巫蠱魘魅之術云可呪入致死果有此乎否乎曰有此事而實無此理也夫蠱毒魘魅之術皆閩廣深山鄙野之俗或因姦或因財及謀產爭婚等事蓋惡欲其死之念一興故無所不用其極矣多竊仇家之生命或琢木成像書其名與年命而葬之或畫其像書其名作紙棺以埋之或書符以

焚之或呪水以祝之種種不同雖有其事而實無應驗之理  
夫上帝好生為此者多反受殃或曰既無殺人之驗律法何  
以該載曰造律之士皆至公仁者深嫉其惡是蓋追其心之  
不仁而置之極刑於十惡之中而常赦所不原也或曰今之  
夢寐中而常魘者似有鬼神所附之狀何也曰然夢寐間常  
魘者蓋火起於下而痰閉於上心血虧欠而心神失守故爾  
豈有鬼神所附之理哉賢者願無惑焉

○  
或問古者鑿家有禁呪一科今何不用曰禁呪科者即素問祝  
經科也立教於龍樹居士為移精變氣之術耳可治小病或  
男女入神廟驚惑成病或山林溪谷衝片惡氣其証如醉如  
痴如為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証可以借呪語以解惑  
安神而已古有龍樹呪法之書行于世今流而為師巫為降  
童為師婆而為扇惑人民哄嚇取財之術噫邪術惟邪人用

之知理者勿用也

或問丹溪所謂有外感挾內傷者有內傷挾外邪者其證何如  
 而見當以何法而治請詳以語之曰假如先因勞後過度飲  
 食失節而其體已解倦又為感冒風寒而作其証必惡寒發  
 熱頭身俱痛右手氣口及關脉則大於左手人迎及關脉二  
 倍而兩手陽脉俱有繁盛之勢此內傷重而外感輕謂之內  
 傷挾外邪也治法必以東垣補中益氣湯為主加以防風羌  
 活柴胡之類或先因秋冬之月觸冒風寒鬱積已久欲發未  
 發之間而加之飲食勞倦觸動而發其証必大惡風寒頭身  
 大痛而大發熱左手人迎及關中脉則大於右手氣口及關  
 脉一二倍而兩手陽脉亦各有繁盛之勢此外感重而內傷  
 輕謂之外感挾內傷也治法必以仲景傷寒論六經見証之  
 藥為主治少加以補中健脾之劑夫外感重者宜洗攻而後

補攻者汗內傷重者宜先補而後攻二證俱重宜攻補兼施  
 或曰勞倦飲食二者俱甚而為大熱之証欲補則飲食填塞  
 胸中恐愈增飽悶欲消導則恐元氣愈虛而病益甚其將何  
 法以處治乎曰此政王安道所論不足中之有餘証也必宜  
 攻補兼施以補中益氣湯間與丹溪導痰補脾飲加神麩麥  
 芽之屬甚者以東垣枳實導滯丸之類與補中益氣湯間而  
 服之食去而虛証亦除是亦攻補兼施之法也醫者誠能斟酌  
 權宜而處治之無有不妥之理也

或問人之壽夭各有天命存焉凡人有生必有死自古皆然醫  
 何益乎曰夫所謂天命者天地父母之元氣也父為天母為  
 地父精母血盛衰不同故人之壽夭亦異其有生之初受氣  
 之兩盛者盛也受氣之兩衰者衰也能保養僅得下壽不斂多夭折  
 得中下之壽受氣之兩衰者盛也能保養僅得下壽不斂多夭折

寒

雖然又不可以常理拘泥論也。或風痰暑濕之感於外，饑飽勞役之傷乎內，皆能一一盡乎所稟之元氣耶？故上古神農氏嘗百草製醫藥，乃欲扶植乎生民，各得盡乎天年也。今野人有不信醫而信巫枉死者，皆不得盡乎正命，而與嚴墻桎梏死者何異？馬或曰：今之推命者，皆以所生日時之天上星辰推筭其生死安危，無不節節應驗。予以父母之元氣為天命，恐非至當之語。曰：天人之理，盛衰無不脗合。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取以畫八卦而成易書，凡人之動一靜與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用之以下筮毫髮無差。雖然，聖賢謹謹教誨，必使盡人事以副天意，則凶者化吉，亡者得存，未嘗令久委之於天命也。傳曰：修身以俟命而已矣。是故醫者可以通神明而權造化，能使夭者壽而壽者仙。醫道其可廢乎？



或問先哲謂諸痛為實諸痺為虛丹溪亦曰諸痛不可用參芪  
蓋補其氣旺不通而痛愈甚然則凡病痛者例不可用參芪  
等藥乎曰以上所論諸痛特指其氣實者為言耳如暴傷風  
寒在表作痛或因七情九氣怫鬱不得宣通而作痛者固不  
可用補氣藥也若夫勞役傷形致身體羸弱而作痛者或不  
便後及大瀉痢後氣血虛弱身體疼痛及四肢麻痺而痛或  
婦人產後氣血俱虛致身體百節疼痛等病其可不用參芪  
等補氣藥乎學者毋執一也

或問寸關尺三脉部位既得闡命矣外有人迎氣口神門三脉  
其位安在請明以告我曰按活人書左手關前一分寸入迎是  
也右手關前一分寸氣口是也又按脉經謂左手入迎以前寸  
口脉即知人迎在病人左手關前寸後之位診者右手食指  
與中指兩歧之間是也又謂右手氣口以前寸口脉即知氣

口在病人右手關前寸後之位診者左手食指與中指兩岐之間是也經又曰兩手神門以後尺中脈即知神門各在病人兩手關後尺前之位診者中指與無名指兩岐之間是也今人多不識此或指人迎於左關或指人迎於左寸或指氣口於右關或指氣口於右寸或指神門於兩關相對者皆非也學者可不審乎

或問藥性有相畏相惡相反而古方多有同為一劑而用者其理何如曰若夫彼畏我者我必惡之我所惡者彼必畏我蓋我能制其毒而不得以自縱也且如一劑之中彼雖畏我而主治之能在彼故其分兩當彼重我輕畧將以殺其毒耳設我重彼輕制之太過則盡奪其權而治病之功劣矣然藥性各有能毒其所畏者畏其能所惡者惡其毒耳如仲景制小柴胡湯用半夏黃芩生薑三物同劑其半夏黃芩畏生薑而

生姜惡黃芩半夏因其分兩適中故但制其慄悍之毒而不  
減其退寒熱之能也其為性相反者各懷酷毒如兩讐相敵  
決不與之同隊也雖然外有大毒之疾必用大毒之藥以攻  
之又不可以常理論也如古方感應丸用巴豆牽牛同劑以  
為攻堅積藥四物湯加入參五靈脂輩以治血塊丹溪治屍  
瘵二十四味蓮心散以甘草羌花同劑而謂妙處在此是蓋  
賢者真知灼見方可用之昧者固不可妄試以殺人也夫用  
藥如用兵善用者置之死地而後存若韓信行背水陣也不  
善者徒取滅亡之禍耳可不慎哉

或問當歸一物雷公謂頭破血身和血尾止血東垣又云頭止  
血身養血尾破血二說不同豈無歸一之論乎請明以告我  
曰東垣曰當歸者使氣血各有所歸之功之號也蓋其能逐  
瘀血生新血使血脈通暢與氣並行周流不息故云然又曰

中半已上氣脉上行天氣主之中半已下氣脉下行地氣主  
乏身則獨守乎中而不行也故人身之法象亦猶是焉予謂  
瘀血在上焦與上焦之血小則用去膏上截瘀血在下焦與  
下焦之血虛則用下載之尾若欲行中焦之瘀與補中焦之  
血則用中一段之身非獨當歸他如黃芩用上截之虛者以  
降肺火用下載之實者以瀉大腸之火防風桔梗之類亦然  
此千古不易之定論也奈者詳之

或問黃栢地黃之類俱忌鐵器蒸搗何欤曰夫地黃黃栢之類  
皆腎經藥也錢仲陽謂腎有補而無瀉又曰虛者補其母實  
者瀉其子蓋腎乃陰中之少陰為涵養真元之水藏其所以  
忌鐵器者防其伐木瀉肝恐子能令母虛也竟無他說  
或問本草所載竹茹竹葉及烹竹瀝皆云用淡竹夫竹類頗多  
未審何竹名為淡竹耶曰東坡蘇公之方有云淡竹者對苦

通序曰  
菜亦食物中之異品  
已食之為常何害乎

竹為文除苦竹之外皆淡竹也我丹溪先生常用早筴俗名雷竹此淡中之淡者也此竹又名甜竹以其筴之味甜也別有一種水竹其筴味純淡故已上一竹皆可入藥用綠一筴俱無燥辣之味故知其無毒故也如無一竹晚筴竹亦可伐用餘竹皆不可用也

或問嶺表烟瘴之地其俗平居無病之人朝夕常啗檳榔云可辟除山嵐瘴氣之疾吾儒有仕於彼地者亦隨其俗而啖之果有益乎否乎曰按本草檳榔味辛氣溫為純陽之物善驅逐滯氣散邪氣泄胃中至高之氣除痰癖下行以治後重脫疰之證如果有已上諸疾用之以佐木香岑木等藥無不應驗若無病冲和胃氣脈夕無故猛啖吾恐反泄真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也嗚呼因習之弊死而無悔者焉羅謙甫曰無病服藥如壁裏添柱誠哉是言也嘗聞用藥如用兵朝廷

不得已而行之以禦寇耳若無寇可乎而無故發兵不惟空  
廢糧餉抑且害及於無辜之良民也戒之戒之  
或問婦人產後諸疾古方多用四物湯加減調治我丹溪先生  
獨謂芍藥酸寒能伐發生之氣禁而不用何歎曰新產之婦  
血氣俱虛之甚如天地不交之否有降無升但存秋冬肅殺  
之令而春夏生發之氣未復故產後諸證多不利乎寒涼之  
藥大宜溫熱之劑以助其資始資生之化源也蓋先哲制四  
物湯方以川芎當歸之溫佐以芍藥地黃之寒是以寒溫適  
中為婦人諸疾之妙劑也若或用於產後必取白芍藥以酒  
重復制炒去其酸寒之毒但存生血活血之能胡為其不可  
也後人傳寫既久脫去製炒註文丹溪慮夫俗醫鹵莽小製  
而用之特舉其為害之由以戒之耳若能依法製炒為用何  
害之有哉孝者其可不知此乎

中風

論

內經曰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熱中或為寒中或為癘  
風或為偏枯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為他病無  
常方又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千金云岐伯所謂中風大法  
有四一曰偏枯謂半身不遂也二曰風痲謂身無疼痛四肢  
不收也三曰風懿謂奄忽不知久也四曰風痺謂諸痺類風  
狀也是以古之名醫皆以外中風邪立方處治惟河間劉守  
真氏所謂中風癱瘓者非為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者亦非  
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  
陰虛陽實而熱氣拂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預  
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夫五志過  
極皆為熱甚俗云風者言末而忘其本也東垣李之明氏亦

謂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踰四旬氣衰之際或因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證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者則間而有之亦是形盛氣衰故如此耳丹溪先生亦曰有氣虛有血虛有痰盛又曰西北二方真為風所甲者有之東南之人皆是濕土生痰上生熱上生風也夫上古之論中風一以為外感風邪之候及乎三先生之論一出皆以風為虛象而謂內傷正氣為病然三先生又別各有外感之論而使後學狐疑不決故王安道有論三子主氣主火主濕之不同而與昔人主風之不合而立真中類中之目岐為二途愚竊疑焉曰卒中曰暴仆曰暴瘖曰蒙昧曰喎僻曰癱瘓曰不省人事曰語言蹇澁曰痰涎壅盛其為中風之候不過如此無此候者非中風之病也夫外候既若是之相侔而病因又何其若彼之異耶欲求歸一之論終不可得於是積年



歷試四方之病此者若干人盡因風濕痰火挾虛而作何常  
見其有真中類中二者之分哉是以一旦豁然有所感悟未  
知是否請陳梗縣如左與明達者共議夫中風之證蓋因先  
傷於內而後感於外之候也但有標本輕重之不同耳假如  
百病皆有因有證因則為本證則為標古人論中風者言其  
證也三先生論中風者言其因也知乎此則中風之候可得  
而詳論矣其所謂真中風邪者未必不由氣體虛弱榮衛失  
調然後感於外邪也若非體虛所致則西北一方風寒大盛  
之地而中風者比比皆是何暇為他證哉其所謂因火因氣  
因濕者亦未必絕無外邪侵侮而作也若無外邪侵侮則因  
氣因火因濕各自為他證豈有歪僻癱瘓暴仆暴瘖之候乎  
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也豈可以一中風之證岐為一  
途哉治之之法重於外感者先驅外邪而後補中氣重於內

傷者先補中氣而後驅外邪或以散風藥為君而以補損藥  
為臣使或以滋補藥為君而以散邪藥為臣使全在活法量  
輕重而處治之也內經曰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  
本而標之者有標而本之者又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  
若夫初病暴仆昏悶不省人事或痰涎壅盛舌強不語兩寸  
脈浮大而實者急宜以瓜蒂藜蘆等藥吐之以過其勢或心  
迎脈緊急或六脈俱浮弦者急宜以小續命湯表之蓋風氣  
大盛心火暴升而痰涎壅遏於經絡之中於斯時也豈尋常  
藥餌而能通達於上下哉故本方用附子以其稟雄壯之資  
而有斬關奪將之勢能引入參輩並行於十二經以追復其  
散失之元陽又能引麻黃防風杏仁輩發表開腠理以驅散  
其在表之風寒引當歸芍藥川芎輩入血分行血養血以滋  
養其虧損之真陰或加石膏知母以降胃火或加黃芩以清

肺金者所挾見證與夫時月寒溫加減施治病勢稍退精神  
稍復輒當改用丹溪之法而以補氣補血清痰之劑以調養  
其本氣而安此急則治其標與夫標而本之之治也凡人手  
足漸覺不隨或臂膊及髀股指節麻痺不仁或口眼歪斜語  
言蹇澀或胃膈迷悶吐痰相續或六脉弦滑而虛軟無力雖  
未致於倒仆其為中風暈厥之候可指日而定矣早當從丹  
溪之法調治其左手脉不足及左半身不遂者以四物湯補  
血之劑為主治右手脉不足及右半身不遂者以四君子湯  
補氣之劑為主治痰盛者二陳導痰等湯兼用氣血兩虛而  
挾痰者八物湯加南星半夏枳實竹瀝姜汁之類若夫真元  
漸復痰飲漸消或覺有風邪未退者仍以羌活愈風湯防風  
通聖散之類出入加減調治而安此緩則治其本與夫本而  
標之之治也抑考先哲有云其證有中藏中府之分證各不

同中府者多着四肢故面加五色脉浮而惡風寒四肢拘急  
不仁或中身之前或中身之側皆曰中府也其治多易中藏  
者多滯九竅故唇綫失音耳聾鼻窒目昏大小便秘結皆曰  
中藏也其治多難大法中府者小續命等湯以發其表中藏  
者三化等湯以通其裏府藏無見者又不可以拘泥或于氣  
之微汗或一旬之通利又曰治須少汗亦須少下多汗則虛  
其衛多下則損其榮斯又不可不謹或外無六經之形證內  
無便溺之阻隔但手足不遂語言蹇澁者此邪中於經也又  
當從乎中治而不可以標本論也是宜養血通氣大秦朮湯  
羌活愈風湯之類治之夫所謂諸方論治乃先哲立權衡以  
為後學之矜式耳其於臨證切脉之際又當順時令而調陰  
陽安藏府以和榮衛察病機審氣宜全在活法以度其輕重  
之權量甚毋膠柱以調瑟也

脉法

脉經曰脉微而數中風使然○寸口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氣實相搏入於藏則死入於府則愈此為卒厥不知人唇青身冷為入藏死身溫和汗自出為入府而復即愈○脉陽浮而滑陰濡濡當作輭通下同而弱或浮而滑或沉而滑或微而虛或微數寸口或浮而緩或緩而遲皆為中風之證大法浮遲者吉急疾者凶又曰脉浮而遲者易治大數而急者死

丹溪方法 先哲有云方者法之體法者方之用故二者不可偏廢也

丹溪曰中風大率主血虛有痰或挾火與濕諸方書皆謂外中風邪惟劉河間作將息失宜水不制火極是然地有不  
同不可一途而論西北人外中者亦有東南之人皆是濕  
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真中風邪者東垣中血脉中府

中藏之說甚好。治法以治痰為先，補養次之。初中急搗人中，令省。○子和三法亦可用痰壅盛者，口眼歪斜者，不能言語者，皆當用吐法。輕者用瓜蒂散，或鰾汁，或稀涎散，吐之。或重而口噤者，用藜蘆末，少加射香，或半錢，或一錢，灌入鼻內，吐之。一吐不已，再吐，亦有氣血虛而不可用吐法者，慎之。吐法詳見痰門

○半身不遂，大率多痰在左屬死血，少血宜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竹瀝姜汁。○在右屬痰與氣虛，宜二陳湯合四君子湯加竹瀝姜汁。能食者去竹瀝加荊瀝尤妙。肥人多濕，少加附子行經。

○氣虛卒倒，參芪補之。挾痰則濃煎人參湯加竹瀝姜汁。血虛者以四物湯補之。挾痰者其藥俱用姜汁炒過，更加姜汁竹瀝服。

○遺尿者屬氣虛多，以參芪補之。

○凡中風口開手散，眼合遺尿吐沫，直視喉如鼾，睡肉脫筋痛。

髮直搖頭，上竄面赤如狂，汗綴如珠，皆為中風不治之證。

也。○若動止筋痛，是無血滋筋，故痛曰筋枯，不治。

皆局方千金 ○四君子湯

○四物湯已上二方並見虛損門

○二陳湯 見痰飲門

○小續命湯 併易老加減法 東垣曰中風自汗者不可重發其

汗，故此藥亦不可輕用也。

麻黃 去節 人參 夫 黃芩 白芍藥

防己 桂枝 川芎 各七分 防風 去 一 紉

附子 童便 黃 杏仁 去皮 另研 甘草 炙 各

金匱要畧本方有石膏當歸無附子防風防己愚按本方

石膏當歸固不可無而附子防風防已尤不可缺此恐傳  
寫者之脫簡耳

右細切作一服水一盞半加生姜五片煎至三盞溫服  
中風不審六經之形証加減用藥雖治之不能去其邪也  
內經曰開則泄然寒閉則執而悶知暴中風邪宜先以加  
減續命湯隨証治之

中風無汗惡寒麻黃續命主之 麻黃 防風 杏仁

依本方加添一倍宜鍼大陽至陰出血宜審舉躄

中風有汗惡風桂枝續命主之 桂枝 芍藥 杏仁

依本方加一倍宜針風府陽經中風也

中風無汗身熱不惡寒白虎續命主之

石膏四分知母四分甘草七分 依本方加之

中風有汗身熱不惡風葛根續命主之



葛根四分

桂枝

黃芩

依本方加二倍

一十二

宜針陷谷刺厲兌針陷谷者去陽明經之賊邪刺厲兌者

瀉陽明經之實也已上二證陽明經之中風也

中風無汗身涼附子續命主之

附子倍加

乾姜七分

甘草二分

宜刺陰白去太陰之賊邪也此証太陰經中風也

中風有汗無熱桂枝續命主之

桂枝

附子炮

甘草炙

依本方加一倍宜針太谿此証少陰經中風也

中風六經混淆係之于少陽厥陰或肢節攣痛或麻木不仁

宜羌活連翹續命主之

小續命八分加羌活四分連翹六分

古之續命混淆無六經之別今各分經治療又分經針刺刺

法厥陰之井大敦刺以通其經少陽之經絕骨灸以引其

熱是針灸同法象之大體也愚按先哲製小續命湯以治中風初病無汗及手足癱瘓

○大秦朮湯中風外無六經之形証內無便溺之阻隔知血

筋自榮此方主之

秦朮各一 甘草一分 川芎一分 川歸一分

白芍各一 細辛二分 羌活一分 防風一分

黃芩各五分 石膏一分 白芷五分 白朮五分

獨活一分 生地黃五分 熟地黃五分 白茯苓一分

右細切作一服水煎溫服無時如遇天陰加生姜三片同

煎如心下痞滿加枳實一錢同煎服

要撥

愚按此方用歸芍為藥生地黃以補血養筋甚得體既  
曰外無六經之形証但當少用羌活秦艽引用以利關節  
節其防風獨活細辛白芷石膏等藥忍大燥而耗血難  
用此川芎止可六分之一尤宜加竹瀝姜汁同制最好  
達者詳之

要机

○三化湯中風外有六經之形証先以加減續命湯隨証治  
乏內有便溺之阻隔後以此藥利之

厚朴

大黃

枳實

羌活

各等分

右細切每服三兩重水二升煎至一升半終日服之以微  
利為度

要机

○羌活愈風湯併加減法療腎肝虛筋骨弱語言蹇澁精神  
昏憤此藥安心養神調理陰陽使無偏勝治中風內外無  
邪服此藥以行中道

羌活

甘草

防風

蔓荊子

川芎

細辛

枳殼

熟地黃

人參 麻黃 薄荷 甘菊花

當歸 知母 黃芪 地骨皮

獨活 白芷 杜仲 枸杞子

秦朮 柴胡 半夏 梓厚朴

前胡 防己各 黃芩 白茯苓

芍藥四分 石膏 蒼朮 生地黄各

桂枝一分半 天陰兩加 生姜二片

右細切作一服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粗溫服○空心一

服下二參丹○臨卧一服下四白丹動以安神靜以

清肺假令一氣之微汗本方藥一劑加麻黃一錢生姜五

片空心服以熱羹粥投之得微汗則佳如一向之通利本

方藥一劑加大黃二錢如前煎下服得利為度如望春

大寒之後加半夏三分人參三分柴胡三分謂迎而奪少

陽之氣也望夏之月加石膏二分黃芩三分知母三分謂  
 迎而奪陽明之氣也季夏之月加防已三分白朮三分茯  
 苓三分謂勝脾土之濕也初秋太暑之後加厚朴三分藿  
 香三分桂一分半謂迎而奪太陰之氣也霜降之後望冬  
 之月加附子一分半桂一分半當歸三分謂勝少陰之氣  
 也此雖立四時加減之法更宜臨證審察虛實寒熱土地  
 之宜邪氣之多少可也

○四白丹能消肺氣清養鼻謂中風者多感胃氣不清利此藥主

白芷 半兩  
 白檀 一錢半  
 白茯苓 半兩  
 白朮 半兩

羌活 一錢半  
 知母 二錢  
 縮砂仁 半兩  
 人參 半兩

獨活 一錢半  
 防風 半兩  
 甜竹葉 二兩  
 薄荷 三錢

細辛 二錢  
 甘草 半兩  
 香附子 半兩炒  
 川芎 半兩

射香 一另研  
 牛黃 半錢另研  
 藿香 一錢半  
 龍腦 半錢另研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每兩作十九臨卧爵一九分五六次

藥以愈風湯送下上清肺氣下強滑髓

愚按此方多輕揚走竊之味雖有參朮茯苓甘草之補益而寡固不可以激象也若用之於風痰壅盛昏憤不省人事者固宜其為血氣虛衰神不守舍而昏迷者則促其死耳等者宜知此意

○二 參丹治健忘養精神定志和血內安心神外華腠理

丹參 一兩半 丹砂 五錢 遠志 五錢 熟地黃 一兩半

茯神 一兩 人參 五錢 菖蒲 五錢 炙甘草 一兩

天門冬 半兩 麥門冬 一兩 去心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至一百丸空

心以愈風湯送下

○防風通聖散 併加減法 治中風及諸風等證

防風 川芎 川歸 白芍藥

大黃 芒硝 連翹 薄荷葉

麻黃不用節石膏

桔梗

黃芩去朽各

白朮

荊芥穗各二滑石二錢四分

甘草炙一錢

右細切作一服加生姜三片水二盞煎至一盞溫服日再服勞汗當風汗出為酸鬱乃痊去芒硝倍加芍藥當歸或生癭疹或赤或白倍加去節麻黃鹽豉葱白發汗罷依前方加四物湯黃連解毒三藥合而飲之日二服小便淋閉去麻黃加滑石連翹煎調木香末一錢匕腰脇走注疼痛加硝石當歸甘草煎調車前子末海金沙末各一錢匕破傷風者如在表則辛以散之在裏則苦以泄之用此以蕪散之汗下後通利血氣驅逐風邪加荊芥穗大黃煎調全蝎末一錢匕羌活末一錢匕諸風潮搐小兒急慢驚風大便秘結邪熱暴甚腸胃乾燥寢汗咬牙目睛上竄睡語不

安轉筋驚悸倍大黃梔子煎調伏苓末一錢匕如肌肉蠕  
動者調羌活末一錢匕風傷於肺咳嗽喘急加半夏桔梗  
紫苑如打撲傷損肢節疼痛腰中惡血留滯不下加當歸  
大黃煎調乳香沒藥各一錢匕解利四時傷寒加益元散  
半兩加葱白鹽豉生姜水一大碗煎至五七沸溫服一半  
以鵝翎探之即吐吐後更服一半汗出立解如飲酒中風  
身熱頭痛如破加黃連葱白煎服立愈頭旋腦熱鼻塞濁  
涕時下加薄荷黃連煎服內經曰膽移熱於腦則辛頰鼻  
淵鼻淵者濁涕下不已也如氣逆者本方煎調木香末一  
錢匕此方最治痢後鶴膝風良驗

方局

○大防風湯去風順氣活血壯筋又治痢後脚弱緩痛不能  
行履名曰痢風或兩脚腫痛足脛枯腊名曰鶴風風下切  
麻痺痿軟風濕按虛之候服之其効如神



熟地黄 一升  
白朮 一升半  
羌活 半升  
人參 半升

川芎 七分半  
附子 七分半  
防風 一升  
川牛膝 去芦酒

當歸 去芦酒  
黃芪 一升  
甘草 炙半升  
白芍藥 一升

杜仲 去粗皮細切  
杜仲 拌炒絲斷切  
姜汁

右細切作一服水二盞姜五片棗一枚煎至一盞空心服

愚按此方用歸芎芍藥熟地以補血用參芪白朮甘草以補氣用羌活防風散風濕以利關節用牛膝杜仲以補腰膝用附子以行參芪之氣而走周身脉絡蓋治氣血兩虛挾風濕而放痿躄不能行者之聖藥也觀其治痢後風可見矣然可以治不足之痿弱而不可以治有餘之風痺也

方和景  
○稀涎散治中風痰涎壅盛口眼歪斜膈塞不通等證

明白礬 兩半生  
猪牙皂角 四錢去皮弦

右為細末每服一二錢溫水調下以吐為度

方和  
○獨聖散治諸風膈實痰盛及諸癰痰飲壅溢等證

甜瓜蒂 兩炒黃色  
黃熱脫落者佳

右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量入虛實用之以酸齏汁調下以吐為度凡行吐法宜於天氣清朗之日行之晦日難得吐病暴急者不拘先令病者膈宿不食如服藥不吐再用熟薑水投之如吐風癇病者加全蝎半錢微炒如有虫者加猪油五七點雄黃末一錢甚者加芫花末半錢立吐其虫如濕腫滿者加赤小豆末一錢故此藥不可常用太要辨其虛實實則可用虛則不可用吐罷可服降火利氣安神定志之藥

△附胃風證

丹溪曰胃風為病初飲食訖乘風涼而致其證食飲不下形瘦腹大惡風頭多汗膈塞不通脉右關弦而緩帶浮胃風湯主之

要机  
○胃風湯

人參

茯苓

川芎

川歸

桂心

白朮

白芍藥

各等分

右細切每服八錢入粟米一小撮煎服如腹痛加木香錢

○丹溪活套

凡中風證悉以二陳湯加姜汁竹瀝為主○風痰盛喉如  
我鋸者加南星枳殼皂角防風括萎仁○如血虛者加川  
歸川芎白芍藥生地黃有瘀血加桃仁紅花○如氣虛加  
人參白朮黃芪自汗者以黃芪為君少用茯苓半夏或佐  
以附子○如風邪盛自汗身體痛者加防風羌活薄桂○  
頭目不利或頭痛如破加川芎白芷荆芥穗細辛蔓荊子  
頂痛者去川芎加藁本或加酒炒片苓○如無汗身體痛  
脉浮緩有力或浮緊或浮弦皆風寒在表之證本方加羌  
活防風川芎白芷蒼朮秦艽之類或只用小續命湯倍麻

黃以表之○如太便秘結不行四物三化湯以微利之三日  
五日一去可也○心血虧欠致心神恍惚本方加黃連遠  
志石菖蒲或心動搖驚悸者更加酸棗仁茯神側柏葉竹  
茹連前共作一劑煎服○凡中風小便不利者不可利小  
便熱退自能利也凡中風年老虛弱者不可吐氣虛卒倒  
者不可吐○肥人中風口喎手足麻木不分左右皆屬痰  
用貝母瓜蒌子南星半夏陳皮白朮黃連黃芩黃柏羌活  
防風荆芥威靈仙薄荷桂甘草天花粉因麩者加附子竹瀝  
姜汁入酒一匙行經行火○瘦人中風屬陰虛火熱四物  
湯加牛膝黃芩黃柏有痰加痰藥入竹瀝姜汁服○遺尿  
者屬氣虛以參芪大劑補之○右癱者酒芩酒柏酒連防  
風各半兩半夏一兩羌活半兩人參蒼朮各一兩川歸川  
芎各半兩麻黃二錢甘草半兩南星一兩附子三片丸如

彈子大酒化下○肥人憂患氣鬱右手癱口喎補中益氣湯有痰加半夏竹瀝姜汁○中風證口眼歪斜語言不正口角流涎半身不遂或全體不能舉動因元氣虛弱蕪酒色之過而更挾外邪用人參防風麻黃羌活升麻桔梗石膏黃芩荆芥天麻南星薄荷葛根芍藥杏仁川歸川芎白朮細辛皂角等分加姜煎更入竹瀝半盃服外以艾灸治風穴道得微汗而愈○或有因寒而中宜姜附湯每服三錢挾痰挾氣攻刺加芍藥半錢手足不仁加防風挾濕加白朮筋脉牽急加木瓜肢節痛不可忍加薄桂一錢加姜棗水煎服之

○祖傳經驗秘方 蠲風飲子治中風癱瘓口眼歪斜及一切手

足走注疼痛肢節攣急麻痺不仁等證

防風

去羌

杜仲 去塵皮 羌活

白芷

川歸酒浸去頭炒頭川芎洗生地黃酒浸洗白芍藥

川牛膝酒洗去秦艽去何首烏革薺大風子肉

蒼木米泔浸白木去木通去防已去丁公藤各一兩

威靈仙去血藤腳過山五加皮去天南星煨裂

荆芥穗去海桐皮去赤茯苓去桑寄生去

半夏湯炮橘紅去釣鈎藤各半兩薄桂去

天麻去僵蚕炒川烏去猪牙皂角各二

草烏頭去甘草節去小薊去

兩頭尖去陰地蕨一名大薊生薑細

理省藤已上各一兩半桑絡藤已上各一兩半

右各細切用無灰好酒二斗五升以磁罐一箇盛酒浸藥

以皮紙十數重包封罐口冬半月夏七日秋春十日每日清晨午前午後臨卧各服三太白盞忌鷄猪魚羊驢馬飛

禽鰕蟹等肉味及煎燂油膩水菓生冷花麥熟麪一切動  
氣發風之物其効如神萬牽萬全之藥也

○如神救苦散治癱瘓手足走痛不止鯁臍御米壳蜜炒陳皮

五疔壁虎蠟蠅黃

也乳香沒藥甘草

各半為末每服三錢煎服

○子張嫂何氏年五十七身肥白春初得中風暴仆不省人事  
身僵直口禁不語喉如拽鋸水飲不能入六脉浮大弦滑  
右甚於左以藜朮末一錢加射香少許灌入鼻竅吐痰一  
升許始知人事身體畧能舉動急煎小續命湯倍麻黃連  
進二服覆以衣被得汗漸甦省能轉側但右手足不遂語  
言蹇澁後以二陳湯加芎歸芍藥防風羌活等藥合竹瀝  
姜汁日進二三服若三四日大便不去則不能言語即以  
東垣導滯丸或潤腸丸微利之則語言復正如調理事至  
六十四歲得他病而卒

論

內經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也。雖甚不死。若兩感於寒者則不免於死矣。蓋傷寒之證非若雜病之易知也。惟漢張仲景深達是理而為立法之祖。著傷寒論一書。載二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有三方。以為後學之矜式。惜乎其書一變於王叔和之撰次。再變於成無己之詮註。傳之愈久而愈失其真也。考其法與方也。何嘗合其數焉。且三陰寒證之用熱藥者十居七八。其內經所謂傳經之傷寒。自二陽而傳入於三陰之經。但一於熱耳。何由而為寒哉。是以不能不使久之致疑也。故後人紛紜之論。俱未得其指要。愚竊憾焉。有至人傳云。傷寒大法有四。曰傳經。曰專經。曰即病。曰鬱病。夫即病者多為專經。鬱病者多為傳經。蓋寒邪之中人。無有定體。或中



於陽或中於陰或但中於太陽未及鬱熱而即發首尾只在  
本經而不傳變者治宜麻黃桂枝等湯驅散表邪而愈或有  
從太陽未及鬱熱不從陽明少陽過而遂入於三陰之經者  
亦有初不曾入於陽經而直傷於三陰之經而即病者因其  
未曾鬱熱是以一切為寒證焉故多自霜降後至春分前發  
者是也為其無頭疼無大熱脈沉遲而微故古方又出半寒  
一條實此證也治宜四逆真武等湯溫中通脈而愈若夫始

從太陽鬱熱以次而傳至於陽明少陽次第傳變於三陰之  
經者則為傳經之熱證明矣經曰一日巨陽受之其脈尺寸俱長其證身熱目

發汗 痛鼻乾 不得臥 故宜解肌 三日少陽受之其脈尺寸俱弦其証胸脇痛而耳聾往來寒熱故宜和解 四日太陰受之其脈尺寸俱沉細其証腹滿咽乾自利故宜分利 五日少陰受之其脈尺寸俱微緩其証口燥舌乾而渴 故宜清之六日厥陰受之其脈尺寸俱微其証尺寸俱沉瀉其証煩滿 而裏縮故宜下之自此以後 病日以衰至十三日乃愈 故多自春分後至夏至前

發者是也。夫春夏固無病，專經之寒證而秋冬豈無鬱病傳經之熱證與？惟寒邪之傳注經絡實無定體，故東垣有曰：太陽者巨陽也，為諸陽之首，膀胱經病者自入于本也。名曰傳本。太陽傳陽明胃土者，名曰巡經傳。為發汗不徹利小便，除邪不<sub>レ</sub>透入于裏也。太陽傳少陽膽木者，名曰越經傳。為元受病，脉浮宜<sub>レ</sub>汗，當用麻黃而不用之，故也。太陽傳少陰腎水者，名曰表裏傳。為表病急當發汗而反下，所以傳也。太陽傳太陰脾土者，名曰誤下傳。為受病脉緩有汗，當用桂枝而反下之，所致也。當臍腹痛四肢沉重，太陽傳厥陰肝木者，為三陰不至於首，惟厥陰與督脉上行與太陽相接，名曰巡經得度傳也。夫經所謂兩感傷寒者，日傳二經之候也。一曰太陽與少陰俱病，二曰陽明與太陰俱病，三曰少陽與厥陰俱病。張仲景無治法，惟東垣有治，兩感大羌活湯云，十可

救其一二未能試其驗否愚按仲景傷寒論曰中而即病者  
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  
為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攷之內經有曰春傷於風夏  
為飧泄夏傷於暑秋為痲瘧秋傷於濕冬必咳嗽冬傷於寒  
春必病溫此四時之正病也遍閱內經中但有六經傳變之  
傷寒而無三陰直傷即病之寒證焉大抵內經以春三月及  
夏至前發者為真傷寒張仲景以秋分後至冬三月發者為  
真傷寒抑未敢議其孰非而孰是也若夫春為溫病夏為熱  
病皆冬受寒邪鬱積之久之重病也外有四時感冒新受風  
寒之輕證亦有頭疼体痛惡寒發熱等候自當作感冒處治  
非冬傷寒邪過時而發之重病比也今人因借仲景治傷寒  
法治之獲効遂通謂之四時傷寒實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  
夫欲治傷寒者切宜存心洞察不可苟且輕試且如不當汗

而汗者為亡陽為畜血為鼻衄為筋惕肉瞤為下厥上竭為  
咽乾為小便淋閉不當下而下者為結胃為痞氣為懊憹為  
失血為復熱又陰盛陽虛汗之即愈下之即死陽盛陰虛下  
之即愈汗之即死又曰桂枝下咽陽盛即斃承氣入胃陰盛  
乃亡醫者其可輕視之乎

脈法

○脈陽浮而陰弱謂之傷風邪在六經俱弦加之風傷陽故

脈浮緊而無汗謂之傷寒虛浮風邪在六經俱弦加之風傷陽故

脈浮頭項痛腰脊強病在太陽

脈長身熱鼻乾目疼不得卧病在陽明

脈弦脅痛耳聾往來寒熱病在少陽

脈沉細咽乾腹滿自利病在太陰

脉微緩口燥舌乾而渴病在少陰

脉沉瀋煩滿囊縮病在厥陰

脉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而緊瀋變為濕瘡脉前吹緊盛傷寒之後

復感於寒也

脉陽浮而滑陰濡而弱更遇於風變為風濕濡弱皆風脉也

前脉未除風木乘熱也

脉陽洪數陰實大大過温熱兩合變為温毒洪數實大皆發熱相合也

脉陽濡弱陰弦緊更遇温氣變為瘟疫

病發熱脉沉細表得太陽名曰瘧病

病太陽關節疼痛而煩脉沉細名曰濕痺

病大陽身熱疼痛脉微弱名曰中暈

若發汗已身灼然熱名曰風濕風濕為病脉陰陽俱浮自汗

不利更被其下苦被灸者微發黃色劇者則驚痛時瘳瘳色如火薰則死

脉沉細而疾身涼四肢冷煩躁不欲飲水狂悶名曰陽厥傷寒熱盛脉浮大者生沉小者死浮已汗者死者生

方法

丹溪曰外感無內傷者用仲景法傷寒挾內傷者十居八九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補中益氣湯從六經所見之證加減用之氣虛甚者少加附子以行參芪之氣○東垣謂內傷者極多外傷者間而有之此發前人所未發後人猶俗不見真切雷同指為外傷極誤其或可者蓋亦因其不敢放肆而多用平和之藥散之耳若粗率者必致殺久有感冒輕病不可便認為傷寒西北二方極寒肅殺之氣外傷者甚多東南二方溫和之地外傷甚少所謂千百而一二也

○桂枝湯併加減法治太陽經中風發熱自汗鼻鳴乾嘔

桂枝二升半

芍藥一升半

甘草一升

右細切作一服加生姜三片大棗二枚水一盞半煎至二盞去粗溫服本方惟冬及春初可行○春求及夏至前加黃芩一錢○夏至後加知母一錢石膏一錢或加升麻半錢若病人素虛寒者不用加減小便數其素飲酒人不喜甘者切不可行桂枝也○如發汗過多心下悸而欲按者去芍藥姜棗煎服○如傷風項背強有汗不惡風而變為柔痊者本方中加乾薑一錢○如汗後身痛脈沉本方中加人參一錢○如風溫身痛脈浮虛瀼多汗本方中加附子半錢○如關脈沉實大便秘而腹痛者本方中加大黃一錢半芍藥一錢減甘草半錢○如太陽下之太早成痲熱利不止心下痞表裏不解者本方中去芍藥加白朮人參乾姜各一錢○如太陽汗多成柔痊者本方中加乾薑

桂枝芍藥各半錢括萎根甘草各一錢○如太陽脉浮腹痛本方中加芍藥一錢錫糖一匙名水建中湯○如傷寒汗後身痛脉遲弱本方中加黃芪一錢錫糖一錢名黃芪建中湯○如大陽發熱無汗惡寒脉微弱者本方中加麻黃石膏各等分名桂枝二越婢一湯○如服桂枝後形似瘧日再發或身痒而汗不出者得汗必解本方中加麻黃一錢半杏仁十箇名桂枝麻黃各半湯

麻黃湯

併加減法

治太陽證脉浮頭及身體疼痛惡寒發熱

無汗而喘

麻黃

去根節

桂枝

三分

甘草

一分

杏仁

十箇

右細切

作一服水一盞半先下麻黃煎下沸掠去上沫下

餘藥煎八分去粗溫服覆取汗蓋麻黃湯性熱惟冬及春

初熱病人素有寒者乃用正方夏至後服必發斑黃狂悶



○如夏月得太陽證惡寒發熱頭痛脉浮洪盛無汗以子  
和六神通解散代之○如太陽發熱無汗惡寒漸變為剛  
痊者本方中加赤芍藥六分葛根一錢豈豉二錢入葱白  
同煎○如傷寒中濕身體痛身自俱黃本方中去桂枝加  
連翹一錢生桑白皮赤小豆各二錢入生姜大棗同煎○  
傷寒即病少陰經脉沉微身體痛得汗則已本方中去桂  
枝杏仁甘草加細辛一錢二分附子一錢○傷寒大下後  
脉沉遲尺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厥逆泄利不止者雖  
白難治本方中去杏仁加升麻當歸各一錢知母黃芩萎  
蕤各半錢石膏白朮芍藥天門冬茯苓乾姜各七分次第  
取微汗而愈○即病少陰經無表裏証本方中去桂枝杏  
仁倍甘草加附子一錢二三服後得微汗而愈○如風濕  
相搏脉浮一身盡痛本方中去桂枝加薏苡仁一錢得微

汗而愈

○葛根湯併加減法 治太陽與陽明合病無汗惡風身軀肌肉

俱痛

葛根 半斤

桂枝

甘草

芍藥 各七分半

麻黃 一斤

右細切作一服加生姜三片大棗二枚水一盞半煎先下

麻黃葛根一二沸掠去上沫納諸藥煎至一盞去粗溫服

取微汗即愈○如見陽明正病頭目痛鼻乾無汗肌肉疼

痛本方中去麻黃桂枝加升麻一錢半倍芍藥取微汗而

愈名升麻葛根湯○如風溫脈浮身重汗出本方中加石

膏大青龍膽草萎蕤各半錢○如痲癘春感清發熱而渴

不惡寒本方中加黃芩六分不問已汗未汗頭痛肌熱者

本方中去麻黃甘草桂枝加知母川芎各六分入生姜葱

白河煎○如溫毒發斑心煩嘔逆本方中去桂枝芍藥加  
橘紅杏仁知母黃芩各六分○如太陽誤下之成協熱利  
不止本方中去麻黃桂枝芍藥加黃連黃芩各二分甘草  
只用二分○如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本方中  
加製半夏五分

○小青龍湯併加減法治太陽表證未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

熱而咳上

麻黃

芍藥各二升細辛

乾姜

甘草

桂枝各一升五味子

半夏各二升

右細切作一服用水二盞先煮麻黃減半盞掠去上沫納

諸藥煮取一盞去粗溫服連進三服○如表證未解而渴

甚者本方中去半夏加括萎根一錢○如嘔而微利熱而

欬本方中加芫花龍眼大○如太陽汗後飲水多欬而喘

本方中去麻黃加杏仁泥一錢重○如太陽咳軟表未解  
心下有水氣而小便不利者本方中去麻黃加茯苓一錢  
半○如水寒相搏咳逆不止者本方中去麻黃加附子一  
○大青龍湯治傷寒見風或傷風見寒太陽無汗脉浮緊煩躁  
可服脉弱汗自出不可服

麻黃 五升

桂枝

甘草 炙各一

杏仁

七箇去皮  
尖另研

石膏 三升

石細切作一服加生薑二片大棗二枚水二盞先下麻黃煎一二沸掠去上沫納諸藥煎至一盞去粗服如下一服得汗則止後服未汗再投一服或二服得汗為度○如太陽無汗惡風煩躁夏月於本方中加黃芩二錢

○小柴胡湯併加減法治傷寒四五日往來寒熱胸滿脇痛心煩喜嘔風濕身熱邪在少陽經病

柴胡去芦半

黃芩

人參各一錢 甘草半兩

半夏八分

右細切作一服加生姜三片大棗二枚水二盞煎至一盞  
去粗溫服○如小便難潮熱腹滿本方中加茯苓一盞○  
如下後陰虛生熱脉微惡寒本方中去黃芩加芍藥二錢  
○如嘔而發熱腎脇滿小便不利本方中去黃芩加茯苓  
一錢半○如飲水過多成水結腎本方中去大棗加牡蠣  
一錢半○如少陽往來寒熱咳嗽腎脇痛者本方中去人  
參大棗加五味子乾姜各半錢○如往來寒熱而渴甚者  
本方中去半夏加入人參半錢瓜蒌仁一錢○如身熱欲近  
衣不渴者本方中去人參加桂枝半錢○如病後熱而渴  
不惡寒而嗽者本方中更加五味子半錢○如痞而腎脇  
滿脹本方中加乾姜半錢牡蠣一錢○如風溫汗後身熱

心下妨悶有動氣者本方中加桂枝半錢方藥一錢○如  
往來寒熱腎脇滿小便不利嘔而不瀉者本方中去人參  
半夏外加桂枝乾姜牡蛎各六分瓜蒌根一錢○如傷寒  
八九日下之腎滿小便不利譫語驚狂自汗亡陽煩躁起  
卧不安丁身尽痛本方中加龍骨桂枝鉛丹茯苓牡蛎各  
半錢大黃七分煎服

○大柴胡湯治傷寒內實大便難身熱不惡寒反惡熱者

柴胡

四升

黃芩

芍藥

各二升

半夏

一升

大黃

二升

枳實

一升半

右細切作一服加生姜二片大棗二枚水二盞煎八分去  
粗溫服以利為度未利再投二服

○調胃承氣湯治太陽陽明不惡寒反惡熱太便秘結譫語而  
嘔日晡潮熱者

大黃 六分半 甘草 二分

芒硝 一分

內納

右細切水一大盞煎至一盞去粗內芒硝再煎一沸溫服

○小承氣湯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悶病在陽明無表證汗后

不惡寒潮熱狂言而喘者

大黃 七分

厚朴

枳實 三分半

右細切作一服水二碗煎一半碗去粗溫服以利為度未

利再投一服

○大承氣湯治胃實譫語五六日不大便腹滿煩渴併少陰舌

乾口燥日晡發熱脈沉實者

大黃 七枚

厚朴

枳實 各一兩 芒硝 半合

右細切水一斗先煎枳朴二物取一斗半去粗內大黃再

煎至一斗去粗納芒硝更煎一斗沸溫服以利為度未利

再投一服

○桃仁承氣湯外證已解小腹急大便黑小便不利為瘀血證

此藥主之

大黃三斤

桃仁皮十不去研桂心去麤

芒硝各一升半

甘草一升

右細切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粗納芒硝再煎一二沸溫

服血盡為度未及再服

○白虎湯併加減法治陽明證汗後脈洪大而渴及虛煩中暈

等証

知母六斤

甘草二斤

石膏

一兩二梗米五勺

右細切作一服水一盞煎待米熟去粗溫服○如口燥煩

渴或發赤斑本方中加入參一錢名化斑湯又名又參白

虎湯○如秋感熱之疫癘或陽明下後大便不固熱不退

者或濕溫證熱不退而大便溏者本方中加蒼朮六錢添



永煎名蒼白虎湯

○理中湯併加減法 治即病太陰自利不渴寒多而嘔腹痛下

利鴨漉虺厥霍亂等證

人參

甘草

乾姜

白朮 各二錢半

右細切作一服水二盞煎八分去粗溫服○如腎氣動者

去白朮加肉桂二錢○如吐多者去白朮加生姜三錢○

如下多者倍白朮人參添水煎○寒多者加乾姜一錢半

○如腹滿下利脈沉遲而微者加炮附子二錢○如傷冷

中寒脈弱氣虛變為陰疽本方中加茵陳蒿二錢○如霍

亂轉筋本方中加石膏半兩○如痞而胃寒或霍亂吐瀉

不渴胃滿未成結實者或厥陰飢不能食食即吐虺用理

中丸以本方藥為細末煉蜜為丸如彈子大每用白湯半

盞化一丸

四逆湯治即病太陰自利不渴及三陰證脉沉細而遲身體

痛者

附子一枚去皮作八片生用 甘草炙六分 乾姜五分

右細切分作二服每服用水二盞煎至一盞去粗温服取少汗乃愈

真武湯治即病陰證傷寒脉沉細身體痛或發少陰汗致筋

惕肉潤等證

茯苓 芍藥 生薑 附子炮去皮各三分

白木二分

右細切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粗服○如欬者加五

味子乾姜細辛各一錢○如小便利者去茯苓○如下利

者去芍藥加乾姜二錢○如嘔者去附子倍生薑

木附湯治風湿小便自利及湿温身痛等症

白木二斤

甘草二斤

附子炮

生姜

各二斤

右細切作一服水二盞大棗二枚煎至一盞去粗溫服

○小陷胷湯治小結胷陽證傷寒下之太早變為結胷胷中作

痛痞滿上

黃連一分 瓜蒌子連穰 二斤半

右細切作一服用水二盞先煮瓜蒌取一盞去粗納諸藥

再熬至七分一盞去粗溫服未和再投一服

○大陷胷湯治大結胷併熱實結胷胷中大痛高起手不可攪

摸者上

大黃三錢 芒硝二錢半 甘遂一分二厘

右細切作一服水二盞先煮大黃至一盞去粗納芒硝煮

一二沸納甘遂末服以利為度

○抵當湯治血結胷譫語因瘀血結於胷中狂言小腹亦滿漱

永不欲燕者ト

小蛭炒黄色 蚩虫各十五枚去

桃仁皮尖另研

右細切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粗服血下止後服

○小半夏茯苓湯治水結育

半夏四錢 茯苓三升

右細切作一服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粗入生姜自然汁

半合再煎二沸温服ス

○梔子豈鼓湯治吐下後心胃懊懣無条或大下後身熱小去

心中痛結ヲ

肥梔子四枚 香鼓半兩

右細切一服水二盞先煮梔子至一盞内鼓同煮至七

分去粗温服得吐止後服

○玄參升麻湯治發班咽痛ヲ

升麻

玄參

甘草 各半兩

右細切水三盞煎至一盞半去粗溫服

○陽毒升麻湯治陽毒赤斑出在言吐膿血

升麻 二升

犀角屑

射干

黃芩

人參

甘草 生用各一升

右細切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粗溫服

○姜附湯併加減法治下後復發汗晝不得眠無表證而脉微

乾姜 五升

附子 一枚生用

右細切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粗頓服○如下利厥

逆脉不至者加甘草五錢倍乾姜添水煎服○如面赤者

加葱九莖○嘔者加生姜○咽痛加桔梗○利止脉不出

加人參三錢名通脉四逆湯○吐利止汗出而厥四肢拘

急脉微欲絕本方煎成正蒸加猪膽汁半合攪勻分二服

其脉即起 ○少陰證腹痛或泄利下重本方中加芍藥二錢半

○和劑藿香止氣散治四時感冒頭痛憎寒壯熱或風濕氣霍

亂吐瀉常服除山嵐瘴氣

大腹皮先以手抄淨用酒洗淨與雞糞同煮乾再用白芷煎汁洗淨用蓋此物恐有鴉鳥糞毒不製即殺人

紫蘇連莖葉用 藿香 白芷 茯苓各六分

厚朴製麥汁炒 白朮 陳皮去白 苦梗

半夏各四分 甘草炙二分

右細切作一服加生姜三片大棗二枚水二盞煎至一盞

三分溫服

○和劑不換金正氣散治四時感冒傷寒瘟疫時行及山嵐瘴氣寒熱往來霍亂吐瀉下利赤白及出速方不伏水土並皆治之

厚朴製汁

陳皮去白

藿香

半夏湯炮七次

蒼朮

米泔浸各一升

甘草

半升

右細切作一服加生姜三片大棗二枚水一盞半煎至一

盞溫服

○東垣加減涼膈散退六經執及傷寒餘熱不解胃煩等證

連翹一升

梔子

薄荷葉

淡竹葉

黃芩

桔梗

各半升

甘草

生一升

右細切作一服水一盞半煎至一盞日三五服熱退即止

○易老曰涼膈散減芒硝大黃加桔梗同為舟楫之劑浮

而上之治胃膈中與六經熱以其手足少陽之氣俱下胃

膈中三焦之氣同相火遊行於身之表膈與六經乃至高

之分此藥浮載亦至高之劑故能於無形之中隨高而走

去胃膈中及六經熱也

和劑

○十神湯治時令不正瘟疫流行或四時感冒風熱發熱憎寒頭疼身痛無汗此藥不問陰陽兩感並宜服之

川芎

甘草

麻黃

乾葛

紫蘇

升麻

白芷

赤芍藥

陳皮

香附各一朶

右細切作一服加生姜三片連鬚葱白三箇如中滿氣實者加枳殼一錢水二大盞煎至一盞三分去粗熱服

○消風百解散治四時感冒頭疼發熱咳嗽鼻塞聲重喘急

荆芥穗 白芷 陳皮 麻黃去節

蒼朮各一朶

甘草半朶

陳皮

麻黃去節

右細切作一服加生姜一片葱白三箇水一盞半煎至三

盞熱服咳嗽甚者加烏梅一箇同煎服

○黃連解毒湯治傷寒太熱不止乾嘔煩渴錯語呻吟不得

人活



安卧スレヲ

黄連上一錢

黄芩

黄栢

梔子 各二錢

右細切作一服水一盞畢前至一盞去粗服

〇金沸草散治傷寒咳嗽頭疼發熱胃膈痰壅喘滿等證

前胡一水半 半夏七分半 細辛三分 旋覆花一水半

甘草三分 荆芥穗二水 赤茯苓一水

一方無細辛茯苓有麻黃芍藥

右細切作一服加生姜五片大棗一枚水一盞畢前至一

盞溫服

〇五苓散治傷寒中暈煩躁小便不利而渴或霍亂吐利不

止東垣曰五苓散乃大陽裏之下藥也夫大陽高則汗而

發下則引而竭之渴者邪入太陽本也當下之使邪從

膀胱出也其腎燥膀胱熱小便不利此藥主之小便利者

不宜用然太陽病熱而渴小便難利亦宜此藥下之當服  
不服則穀消水去形亡必就陽明燥火成胃發黃此太陽  
入本失下也由正服此藥故也

澤瀉 一兩半 白朮 一兩 赤茯苓 一兩 猪苓 一兩

肉桂 半兩

右研為細末每服三錢白湯或清米飲調服或細切加姜  
棗煎服熱甚者去桂加黃芩○如傷寒三四日間往來寒  
熱自利者邪入太陰而少陽經病尤在也本方恰小柴胡  
名柴苓湯加姜棗煎服以分利其陰陽也

○東垣此事難知曰經云有汗不得服麻黃無汗不得服桂枝  
若誤服則其變不可勝數故立此法不犯三陽禁忌解利  
神方此易老之法也名曰九味羌活湯

東垣 ○九味羌活湯

羌活治太陽肢節痛若主之藥也然非無為主也乃撥亂  
除正之主故大無不通小無不入關節痛非此不能

防風治一身盡痛乃軍中卑下職也

蒼朮別有雄壯上行之氣能除濕下發太

細辛治足少陰腎苦頭痛

白芷治少陰頭痛

黃芩治太陰肺熱在脅

已上九味雖為一方然亦不可執一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當視其經絡前後左右之不同從其輕重大小多少之不

一增損用之其効如神細切水煎服若急汗熱服以葶藶

投之若緩汗溫服之而不用湯投之也○脈浮而不解者

宜先急而後緩○脈沉而不解者宜先緩而後急○此藥

不獨鮮利傷寒治雜病亦有神○中風行經者加附子○

西醫三書

中風秘遊者加大黃○中風并三氣合而成痺等證各隨  
十二經上下內外寒熱溫涼四時六氣如減補瀉用之

○東垣曰經云兩感於寒者死不治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頭  
痛發熱惡寒口乾煩滿而渴太陽者府也自背膂而入人  
所共知少陰者藏也自鼻息而入人所不知也鼻氣通於  
天故寒邪無形之氣從鼻而入腎為水也水流濕故腎受  
之經曰傷于濕者下先受之同氣相求耳又云天之邪氣  
感則害人五藏以是知內外兩感藏府俱病欲表之則有  
裏欲下之則有表表裏既不能一治故死矣然所稟有虛  
實所感有淺深虛而感之深者必死實而感之淺者猶或  
可治治之而不愈者有矣未有不治而復生者也予嘗用  
此間有生者十得二三故立此方以待好生君子用之名  
曰解利兩感神方大羌活湯

方易老

○解利兩感神方大羌活湯

防風

羌活

獨活

防已

黃芩

黃連

蒼朮

白朮

甘草炙

細辛各三分知母

川芎

地黃各一升

右細切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半去粗熱飲之未解再服三四劑病愈則止若有餘證並依仲景法如証治

○張子和六神通解散治夏月傷寒得太陽陽明二經病汗不出頭項痛腰脊強目疼鼻乾不得卧代麻黃葛根等湯發表藥也

蒼朮三升

石膏

滑石

黃芩各一升半

麻黃七分

甘草半升

右紙切作一服水二盞煎七分服春加防風一錢

肥下皆○劉河間守真治傷寒直格要訣

傷寒前三日在表法當汗可用雙解散連進數服必愈

○雙解散即後二方

○防風通聖散方見中風門

○益元散又名六一散又名天水散方見痢門

二藥合而服之當得汗而解若不解者病已傳變

傷寒後三日在裏法當下若下之太早則表邪乘虛入裏遂

成結胸虛痞懊憹斑疹發黃之證輕者必危危者必死但

當以平和之藥宜散其表和解其裏病勢或有汗或無汗

發熱未愈當用小柴胡涼膈天水合而服之

病若半在表半在裏法亦當和解小柴胡涼膈主之

若裏熱微者則當微下大柴胡合解毒湯主之若熱勢未退

又以大柴胡合二承氣下之

○三一承氣湯

大黃

芒硝

厚朴

枳實 各半升

甘草 一升

右細切作一服水一大盞姜二片煎七分熱服之

其病膏膈滿悶或喘或嘔陽脈緊盛者宜瓜蒂散吐之

汗吐下三法之後別無異證者涼膈散調之

病太熱已去微熱未盡除者以益元散服之無令再病此傷

寒治法之太要也

或傷風自汗脈浮緩者雙解散去麻黃以解利之

其病半表半裏白虎湯和解之

其病在裏脈沉細者無問風寒暑濕或表裏證俱不見或內

外諸邪所傷有汗無汗心腹痛滿譫語煩躁畜熱內盛俱

是脈沉者並用承氣合解毒下之

或中暑自汗以白虎湯解之白虎解後以五苓入吳水調之

多進數服無妨

或腹脹滿脉沉者亦當以承氣合解毒微下之

或發汗之後熱不解脉尚浮者白虎加蒼朮再解之

或裏熱內盛陽厥極深皆因失下而成此證以致身冷脉微

昏惰將死切不得以寒藥下之誤下即死有一輩庸醫妄言

是陰厥使欲投玄武四逆温熱之劑下咽必死殊不知此證

乃陰耗陽竭陰氣極弱謂之耗陽厥極深謂之竭畜熱沸鬱

將欲絕者當此之際寒劑熱劑俱不可投但進涼膈解毒以

養陰退陽宜散畜熱脉氣漸生得大汗而愈亦有無汗氣和

而愈者未愈却用解毒合承氣下之次以解毒涼膈天水三

藥合而為二調和陰陽洗條截府則其餘別證自不生矣

有大下之後熱不退再三下之熱愈盛若下之不愈脉微氣



虛力弱不加以法則無可生之理若較而不下則邪執極盛  
陰氣極衰脉息漸絕必不可救似此之證是下之亦死不下  
亦死醫者到此殺久活久一彈指間其不至手足失措者幾

稀脉訣云傷寒汗後汗出不解或反不汗

尚澤白虎加蒼木湯再解之  
又按餘論云傷寒下後自汗虛熱不已白虎加蒼木人  
參一服始神汗止身涼此通仙之法也如此則汗下之  
後熱不退不問有汗無汗並宜白虎加蒼木  
解之又加人參亦效仍服涼膈解毒調之

經云三下而熱不退者即死後人有四五次下而生及十數

次下而生者此偶然誤中耳活者得一二死者已千百後  
學切不可以此為法但當依前法用解毒合涼膈調之使  
陽熱除退陰脉漸生庶不失人命也

若傷欬不解散成結腎之證臨時擇用大小陷胃湯九累下  
之若脉浮者不可下是表證未出小柴胡合小陷胃湯投  
之脉雖浮而熱大極者承氣徐徐陳利之

或有留飲過度，益熱内生，自利不止，其熱未退，解毒湯治之。

陽毒生斑，涼膈散加當歸。

佛麟熱盛在表，燥而無汗，濕熱在裏，不能發於外，相搏遂成。

發黃，因陳湯調五苓散甚者，茵陳合承氣下之。

一 心煩不得卧，梔子豉湯。

○茵陳湯

山茵陳一兩 大黃半兩 梔子十枚

右細切水二盞煎一盞溫和服，以利為度。

○梔子豉湯方見前

一 誤下大早，遂成結胸，虛痞，涼膈散加枳殼桔梗。

剛柔二瘧，譫語發狂，踰垣赴井，皆陽熱極盛而然，承氣合解。

毒下之

一 汗下之後，煩渴飲水，涼膈散及減桂五苓甘露煎元選而用。

之

○甘露飲

茯苓

澤瀉

甘草

石膏

寒水石 各二兩

白朮

桂枝

猪苓 各半兩

滑石 四兩

右為末每服三錢白湯調或新汲水調姜湯尤妙

一 小便不通五苓泄乏大便閉結承氣下之更有外證加減防

風通聖散方內隨證用藥處治萬無一失也

一 婦人證治皆然惟孕婦三四月併七八月不用硝黃其餘月

分用之無妨

一 小兒臧劑服之

此中有古人治傷寒不傳之妙後之學者宜慎寶之

愚按河間已上治傷寒法宜用於春三月及夏至前後

溫病及中暑熱傳經之證能按法施治無者不安

○丹溪活套

凡傷寒傳經之証初得太陽經病惡寒發熱頭項強腰脊痛無汗急用東垣九味羌活湯表之而愈或諸痛悉除亦不惡寒但發熱不解或微汗濺七八然出此為挾虛證宜用補中益氣湯為主治有汗加桂枝芍藥汗未透脈尚浮緊加羌活蒼朮防風葛根倍升麻柴胡滿悶者去黃芪人參仍頭痛未去加川芎白芷薄荷荊芥細辛葛根如渴加五味子麥門冬天花粉三四日間不愈前藥則以小柴胡湯驗證加減如寒熱脇痛少陽外證悉具只以本方服之若兼腹滿自利已見太陰證而少陽證尤未除者本方中加五苓散名柴苓湯熱甚者去桂倍黃芩渴甚者本方去半夏加五味子天花粉五六日不大便潮熱引飲本方中去

人參甘草加芍藥枳殼厚朴大黃甚者加芒硝或用河間  
三一承氣湯七八日過經不解熱不退或黃連解毒湯涼  
膈散選而用之或仍以小柴胡看證調治而愈或愈後因  
勞後復熱者仍用補中益氣湯多服數貼自安雖因食復  
病切不可輕用大黃芒硝之類下之蓋病後氣血大虛若  
復下之必死慎之慎之

又傷寒下後謔語初能認入三五日後妄言不寐此神不  
守舍慎勿復下脉多沉細足冷氣促面青褐色口乾燥宜  
用補中益氣湯倍入參加竹葉一三十片○內外本弱得  
汗下後大虛脉細數熱如火灸氣促宜用人參當歸白朮  
黃芪甘草五味子知母加竹葉數片煎用童便二三貼而  
安○大病虛脫本是陰虛用艾灸丹田補陽陽生則陰長  
故也不可用附子止可用參芪多服為佳傷寒已經發汗

吐下誤治後三焦生熱脈洪數譫語不顧體晝夜喘息不  
休衄血熱不解身自俱黃狂叫欲走三黃石膏湯連進三  
四服而愈○如怯弱人因感寒濕發熱不食數日後不省  
人事言語亂妄神思昏迷面青齒黑人以為必死之證脈  
沉細先用小柴胡湯等藥不愈急用四君子湯加附子數  
片煎以碗盛放水盆中火時殺其熱性稍溫服之脈與神  
思即回然後可用別藥此謂之陰證傷寒○傷寒拂簪不  
解三陽併入三陰藏府結燥面赤口渴心驚譫語內熱多  
而外熱少宜用三一承氣湯或以此藥送下木香枳榔丸  
三五十粒下其燥屎而安○如汗下後熱未能除用梔子  
豆豉湯或東垣加減涼膈散煎服以徹其邪而愈○凡傷  
寒身體疼痛惡風寒遇暖則喜脈浮而數必得大汗而愈  
不問日數皆以六神通解散煎服如譫語神思不寧蓋熱

邪已入裏不能及，鮮本方加入參黃連即安。服前藥如汗不透，更加紫蘇葉葛根白芷等藥，助之當得大汗去病如掃。此張戴仁之法，藥雖輕微，不知自有神妙，不可易而忽之。○傷寒發斑面赤昏瞶，謔語脉洪而虛，按之無力或絕，不見用人參生地黃各五錢，炮附子一錢，大黃二錢半，服之不甚瀉，夏月服亦不妨。○傷寒發斑生熱，用黃瓜根杵汁黃瓜即墻頭生小瓜，樓貌如龍眼大，四月黃瓜生此根也。調杖龍肝服之，去紅點甚妙。○發斑似傷寒，乃痰熱之病，發於外微赤，以散之通聖散消息用之。

○東陽杜世良乃兄三月間得傷寒證，惡寒發熱小便淋瀝大便不行，初病時壅中出小精血片如棗核，大由是衆醫謂房事所致，遂作虛證治，而用補中益氣等藥七八日後熱愈甚，大渴引飲，胃中滿悶，語言錯亂，乃予診視，六脈俱

數甚右三部長而沉滑左手略平亦沉實而長予曰此大實天滿證屬陽明經宜大承氣湯衆皆驚愕曰先生誤矣予不聽作大劑連進二服大瀉後熱退氣和病愈十數日後因食鴨肉太多致復熱來問予教用鴨肉燒灰存性生韭汁調下六七錢下黑糞一碗許而安

○東陽戚十八四月間得傷寒證惡寒發大熱而渴舌上白胎三日前身脊百節俱痛至第四日惟脇痛而嘔自利六日來召予治診其脉左右手皆弦長而沉實且數甚予曰此本三陽合病今太陽已罷而少陽與陽明仍在與小柴胡合黃連解毒服三服脇痛嘔逆皆除惟熱猶甚九日後漸加氣築痰響聲如拽鋸出大汗退後而身復熱愈甚法當死者其面<sub>レ</sub>上有紅色潔淨而無賊邪之氣言語清亮間有譫語而不甚<sub>レ</sub>含糊子故不辭去而復與治用涼膈散倍大



黃服二服視其所下仍如前自利清水其痰氣亦不息與  
大承氣湯合黃連解毒湯二服其所下亦如前予曰此蓋  
熱結不開而燥屎不來耳後以二方相間日三四服每藥  
又各服至五貼如得結糞如肥皂子大者十數枚痰氣漸  
平熱漸減至十五日熱退氣和而愈一知醫者問曰傷寒  
論謂下後不可再用此峻劑而獲安者何也曰燥  
屎未下而脈尚實胡為不可再下是故為醫者不可膠柱  
而調瑟也

杉本

